



漫塘文集卷之二十二

宋籍與改添差通判建康府太常寺丞直顯謨閣管玉局觀漫塘病叟劉宰著
記

宜興周孝公廟記

周孝公墓在陽羨荆溪之南北向廟當其前紹興
中賜額曰英烈慶元初進封忠武公周氏自魴始
顯著其盛也一門五侯墓之存於今十有一莫詳
其次然公必葬衣冠其中明甚歲久梵宇民居交
侵賜地之存無幾近歲有仗義起祠者所歸僅什

之二旋復區分之鄱陽洪君儗乾道相君之孫好事行義其丞是邑也謂古興王之世必禮先賢之墓而法所得祀惟有功於民有勞於國與禦災捍患以死勤事者公皆兼之又公之英爽凜凜如生顧廟弗葺墓之采樵弗禁非所以崇明德昭令典欲亟圖之而局於位會其季年以選攝令慨然曰可矣乃周視棟宇鳩工庀材以楹計屋凡敝而新之者十有八無而益之者十有四傾而正之者九漏而填之者十甃其壁而飭其像設什噐與凡丹

堊之漫漶者既又巡行兆域辨其侵而勸相其遷繚之墻踰二百丈樹之杉松合萬有一千本又卽墓之中故相朱公倬爲簿領時所築基亭焉以爲致敬之地費先捐已故助者衆役不干時故作者力凡用石米二百緡錢千有五百其助竹木瓦甃而不受直者不計經始於歲癸未十有一月丙寅而成於明年四月朔洪君之爲力勤矣既成而屬余以記余雖不文以托名不朽爲幸其何敢辭抑聞前輩謂慷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難蓋慷慨

殺身苟不勝一朝之忿者皆能之從容就義非沉
思審慮不輕用其身者不能也張子房蚤歲結客
報仇眇秦皇如晉鄙不幸爲所及則從荆軻游地
下耳及聞圯上之言玩意黃石之編向者排山倒
海之氣如水反壑故能不出帷幄顛羸廢項公其
斯人徒歟史稱公少時縱情肆欲爲州曲患陸士
衡爲公碑謂不偶於俗爲所誣徐錯又以公爲任
俠千載之下是否誠難臆決然竊意錯之言爲近
蓋吳魏世讎吳自大帝之亡日逼於魏魏以曹休
之敗深怨於魴則公之任俠卽子房博浪沙中遺
意其爲鄉患苦非公自爾蓋俠徒所萃其勢則然
及聞父老之言幡然自克又與子房圯下歸來異
世一撥前輩以子房所遇爲秦之隱君子庸詎知
公所遇非陽羨之隱君子歟遐想當時遇合之由
進說之次第與公所以引咎自歸者必大有可觀
而史非班馬登載闊踈令人不慊故述之篇末以
侈陽羨舊聞而附以詩俾歌以祀若公之官稱行
治傳記已詳茲不復贅云歌曰南山兮嵯峨溪水

湛兮平波波不驚兮山寂寂樵者唱兮漁歌邃宇
兮煌煌嘉薦兮苾香公之至今兮愉愉降我福兮穰
穰飛龍駕兮翔鸞御公之來兮倏而去宰木秀兮
佳城慰我民兮千古

揚州撥還泰興縣酒稅記

征商昉於周襄至漢始與權酷並行夫龍斷古所
賤而襲之群飲古所執而導之拂經甚矣而後世
相因不廢將世變之異國計有不得不然者歟宋
有天下首榜稅則于務俾毋增收仍戒毋發篋以
索酒課之入于省庫實始于淳化四年則前此惟
聽州縣之自爲藝祖欲挈五季之天下歸之五帝
三王規模宏遠矣其後因時制宜頗失初意南渡
迫於軍須經總制相沿立法而常賦之仰于征權
者益重泰興揚下邑歲以緡計至八萬有奇亦旣
極矣而數年以來爲牧守者銳欲求多以官怠其
事則使受成於吏以縣撓其權則使專達于州吏
雅自愛者不屑而屑爲者皆至無賴州復藉之勢
啗以羨利之什二吏內誘於利外負其勢以行其

漫塘文集 卷之三十一
四
無賴故視官若隸視縣若其有司視民間皆其外
府張私匿之禁以爲羅重告訐之賞薄誣執之罪
以驅入之挾摘極於隱微敘攘甚於寇掠或不勝
楚創匍匐籲哀而縣以侵官爲嫌州以先入爲主
吏以皆屬饜焉而爲之地不惟不得直而又甚之
故闔境之民皆騷然不能以寧而焦然不能以生
新安汪公統之爲部刺史也咨詢得之顧揚爲大
府忍以俟間會攝帥事慨然曰幸矣泰興有瘳矣
卽飭吏歸州而使官復其職縣還所部雖較數歲

之中以爲常未能盡復歲額之舊然而告訐者褫
氣誣執者遠跡居者得安於家商者得藏於市行
旅得出於塗百里之內已懽然若更生矣今旣下
父老相與追悼旣往逆計方來寄聲於余謂余雖
去令餘二十年然槩以浮屠三宿桑下宜未能忘
盍爲我書之余惟在昔尹鐸爲晉陽思所以保障
趙氏甫至卽損戶賦以寬民而趙氏卒賴之曰鐸
所寬也今維揚地重不啻晉陽征權之爲民害甚
於戶賦從而寬之汪公之意其茲乎故爲之書以

庶幾春秋大復古之義父老曰信則與鑄之石

建康平止倉免回稅記

嘉定十有六年夏六月某甲子作平止倉秋九月
某甲子免回稅何以書大之也大其興民利去民
害也其爲興民利何曰金陵古帝王州民物所萃
食焉者衆生之者寡歲仰給客販長江天險舟至
不時價輒翔湧長平領於使者權不在郡又數不
盈萬雖興發不足贍故居民矜矜日視帆檣去來
爲戚休今是倉也不藉於大農不領於使者以緡
計石中歲可得五萬豐歲過之權一而歛散可專
數多而幹旋有裕得李悝使民適足價平則止之
義繼是年有上下市有盈虛而官持其平民不告
病利孰有大於此者其爲去民害何曰關市之有
回稅旣稅其入復稅其出其事近始於淳熙而甚
於比歲民操百錢以市于市出而不告旣罪其人
復坐所與市者直一輸十輸一費十道路切伺壟
斷者左右望探懷有得輒陷大辟以是貨至不居
民窮無告間嘗暫弛未幾而復蓋司征之在城者

怙厥職而幕府之督征者庇厥隸壽張爲幻其復固當今也旣去其額復上之朝而廢司征之在城者使後雖有汙吏不得騁其去民害孰有大於此者或曰環千里而守合十國以爲連孰非興利去害者二事之書獨昉於金陵何也曰世之所難金陵之所易也曰何難爾曰內之難者迫於已也外之難者迫於人也迫於已者宮室欲其美園田欲其廣也妻妾之奉欲其豐子孫之計欲其遠也迫於人者迎其意之未發懼人之先乎已也廣其意

之未及懼人之軋乎已也不施其所已施懼其以疇昔視我也必致其所難致懼其以衆人蓄我也近者旣彌縫之使無間遠者復籠絡之使不遺也而非財不可則凡可以得財者何不爲也故征利之術益工而取民之路益多穀貴而下其直曰是可科而糴也貨重而輕其估曰是可脅而致也民沾於死而歛不休民藉以生而奪不厭其視平止之義何有視回稅之害胡卹也曰然則金陵何易爾曰金陵帥華文閣待制三衢余公嶸內無聲色

漫塘文集 卷之二十一
之奉肅如也外無游觀之娛淡如也所寶者善和
之賜書無他玩也所資者午橋之墅所甚愛者平
泉之草木皆先丞相之舊不他營也其視已之富
也貴也等於浮雲視世所趨猶虛舟之相遇也故
取予之必審而出納之不吝也開府未旬月驟捐
十五萬緡以爲糴本而公帑自若也歲蠲八千緡
以免回稅萬六千緡以捐常稅而經費不乏也此
世之所以難金陵之所以易也書其易所以愧其
難抑去彼之所以難則此何往而非易也金陵之
書昉乎此後乎此固不一書而已也書之者漫塘
叟劉某踵門而請者進士劉平子衛翼王直貽書
而請者迪功郎江州德安縣尉楊成大進士宋夢
後李黼張習之吳得一楊夢得書之日期明年二
月戊寅也

甲申粥局記

金壇田半高下下田南漸洮湖朝掛帆而夕浙籍
得歲不爲吾邑利故俗相承憂旱不憂水水患甚
於隆興迄嘉定癸未甲子周而復始民方幸高田

之稔是歲也暑不勝寒穀入大減菜亦不熟越明年春啼飢者載道某居僻且杜門久寂不聞乃二月上澣二三醫生過門始爲某言之某念先君雲茅居士生平每值儉歲悵無以及人塋所薄田歲豐收穀可百斛輸官給守者之餘不半在且十年或可追承先志因與醫生謀載以歸以是月望後二日卽嶽祠空廡春而糜之以與飢者共其始來者纔數百竊自喜曰雖多可無乏事其後稍增盡三月乃盈萬人某始窘於無繼議所以止友人趙若珪玉甫聞之矍然踵門而告曰凡吾邑之民所以扶老攜幼去其室廬以苟勺合之食者所願更旬餘無死則庶乎麥秋今而棄之是將濟而奪之舟中縋而絕之綆也而可乎某曰力竭矣可若何玉甫曰若然何不素告我乃自振廩且爲書園封之又爲書博封之以請于鄉之好事者未幾錢穀沓至乃四月朔更端俾煬者增竈奔走者增員史執筆以書而受繼不欺闡執朴以徇而去來無壅又所用米皆精鑿自平時中下之家不能有乃今

以食飢者以是遠近流傳來者至萬有五千每捧
食執飲者至必舉首仰天三扣齒而後敢食迄十
有五日大麥實乃已既事玉甫謀伐石識姓名以
旌施者某自念知顛末獨密故不俟其請而爲之
書昔在漢末名士鄭泰等避寇去關道遇獨行者
泰等欲與俱華子魚不可旣行而其人墮險衆欲
棄去子魚曰已與俱矣又可棄乎卒全而歸之疇
昔之事輕舉而不要其終某固有愧於子魚者玉
甫之爲義豈直子魚比哉至於玉甫之意決於此
一鄉之人應於彼與得之見聞者力所可至皆不
謁而獲此豈智力所及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將
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又曰人心所同然者
理也義也尤於此驗之謹以施之先後序列下方
而述更端之意冠諸碑首云

溧水尉治雙玉亭記

溧水爲金陵壯縣而地偏無卓絕奇偉之觀故勝
踐之可尋者亦少尉治舊有二李亭按之往志李
公擇之父東嘗尉茲邑攜公擇與其兄野夫來讀

書於此公擇名常與孫莘老齊名言論不阿爲世
名臣事具國史其歸也讀書廬山五老峰下旣貴
儲其書遺後人名曰李氏山房記具東坡集野夫
名莘仕至江西轉運副使雖事不大顯而東坡送
公擇詩云念我野夫兄知名三十秋又過公擇舊
居詩云何人脩水上種此一雙玉則其賢亦可槩
見今亭更他名來者莫考顧縣圃隔浦淶池等處
皆故令周邦彥美成游冶之地世方郵其詞附益
其說幸而至其地則趨走焉廻旋焉視圃之一草

一木皆足寄遐想今尉尤公季端非之以爲李公
距今雖已遠然訂以所聞非直諒多聞古之益友
歟若邦彥異是今人取友猶致辨於損益之間寧
有尚友古人而不知所擇歟因復亭舊名而謁余
以記余惟履墟墓而哀入社稷宗廟而敬所遇變
於外所感易於中蓋人之常情則游乎隔浦淶池
之間而能端此念者鮮矣然則季端之復是亭也
豈直尚友古人而已歟孟子曰我亦欲正人心季
端有焉故余與爲記且取坡語定其名曰雙玉亭

季端名熾蓋錫山遂初先生尚書公之孫其家學
有自云

南康胡氏社倉記

社倉之制昉於隋詳於近世朱文公之奏文公以
稱貸貧民之所不免而倍稱以償亦人情之所不
堪思有以輕之故沿隋之制酌今之宜行之於所
居之建陽今社倉落落布天下皆本於文公姑以
文公所行與所聞於它郡者論之其本或出於官
或出於家或出於衆其事已不同或及於一鄉或
及於一邑或糶而不貸或貸而不糶吾邑貸於鄉
糶於市其事亦各異况它郡所行未久輒弊有因
其弊而廢者吾邑事方權輿安可不計方思之未
得故人胡伯量適自南康之建昌來伯量蓋學子
朱氏者亟問之伯量喜而言曰吾嘗行之吾邑之
小蟹里旣劾矣請爲子言之凡子所疑厥本有異
同所及有遠近所行有糶貸隨事之宜要不必計
所當知者體統欲一責任欲分體統不一則彼此
牽制雖有善意不得施責任不分則意向偏曲雖

有良法不盡用今吾里之事所以行之久而無弊者其始會吾家積歲之贏得穀六百斛以貸蓋吾兄弟合謀爲之謀之同而異意無自生行之決而異議不得搖故其體統歸一越二十年迄于今合本息二千斛以數之日蕃事之日殷吾兄弟出處不齊而吾兄弟之子若孫有時不能盡勝其責也故各以其地之所比而屬諸其人使散之必按其實而多寡不得私歛之各異其藏而美惡不相紊庶幾乎得之子以爲何如余曰敬聞命雖然是或

一道也蓋體統壹而責任不分則智力有不給責任分而體統不一則脉絡有不通蔽以一言亦曰欲其戮力一心而已昔吐谷渾王阿柴將死令其子二十人各獻一矢取一矢授其弟使折之矢應手而折并十九矢使折之則不能阿柴乃語之曰汝曹知之乎孤則易折聚則難摧諸子感其言吐谷渾以強社倉之事猶是已不然狡者欺之頑者負之強者奪之吏之無識者侵漁之社倉欲存得乎哉伯量曰然吾歸將壽子言于石與凡子姪及

里中人共圖之豈惟爲社倉計而已伯量名泳兄弟篤學其兄濬甫冠舉于鄉未幾卒弟湍今爲東流令泓爲南安令伯量蚤歲高蹈不屑事科舉餘四人者皆爲名進士其進未可量云

楊氏寶經堂記

埤城楊氏世望丹徒至故泉南舶使諱樗年而益大築堂所居道南取漢韋氏贏金不如一經之意命曰寶經不寶金璧而惟盡禮以致名士與其子游故尚書艮齋先生謝公諤爲書而揭之而寶經

之名聞天下士廣狹異度躁靜異宜舶使左右承迎皆有以愜其素用能成其子故淮東常平使者宗丞公諱恕以才名受知當世人丞大宗出持使節鄉人榮之中間舶使沒而家分宗丞久從宦而堂廢寒蟄鳴于壞壁宿草蔓於前庭過者驚嗟焉宗丞宦雖達而平生麗澤之念未始忘嘗語其子克已立已吾欲因寶經舊址稍增闢之以爲汝曹肄業之地且爲異時合族之所庶吾先人之美意不墜汝曹亦得染教餐和其間克已立已曰幸甚

未幾引疾丐閑僅一及門即便醫它寓故寶經卒
不復克已立已旣襄大事之明年慨遺基之在目
悼先志之不酬乃剪蕪剔穢申廣舊規爲堂前後
各五楹中貫脩廊後敞層軒軒之外爲池池之上
爲山山之外復爲亭柳環其前竹繚其後嘉花美
木競秀爭妍而山石龍從水光浮動巖壑之勝亦
有入其門者俗氛自遠滯慮自空况升堂而覩圖
書之富聞講誦之音得義理之益者哉書曰厥考
作室旣底法厥子乃弗肯堂克已立已其肯堂者
歟堂成而屬余以記余惟寶經舊客盡矣余幸後
死其何可辭猶記舶使無恙時月旦必大合族具
冠帶序少長擊鮮醜酒從容竟日座有言其飢不
自食其寒不自衣其病須藥其吉凶須助雖甚踈
遠或無一日雅舶使必稱力周之故方是時族無
貧人姻舊鄉隣緩急皆有告宗丞欲斥大寶經因
以爲合族之所豈惟以舊第區分之故其旨遠矣
若夫因堂之名而旣其實專心致志而使牙籤玉
軸不爲具文脩身謹行而使聖經賢傳不爲虛語

由是而齊家由是而立身揚名則凡升堂者皆當有槩於心况身實復是堂者哉經曰親親以睦又曰父母既没將爲善思詒父母令名必果故余旣爲記堂之廢興且大書其軒曰睦軒其亭曰果亭云寶慶丙戌九月中澣記

真州新翼城記

寶慶元年冬朝奉郎權發遣真州兼權淮東運判上官渙酉言于朝真北距淮道平如砥南俯大江蓋江淳餽運之所必經通泰鹽利之所必出民物之盛爲淮南一都會固應設險用戒不虞而城下濱江民多去城以逐利故異時疆場小警卽鳥獸散比歲增築兩城如左右翼一時幸役之省曾不謀長西城倚西南之偏曠不可守東城臨潮閘之上險不足恃有三面之城無以禦一朝之患渙酉寔寒心焉夫州家使者俱爲一體而事權一分則不相用願及渙酉承乏共改築西城而更增東城之長使俱屬于潮河庶於事爲便而役大費廣懼不敢專惟朝廷命之報曰可迺裁冗費覈羨財選

參佐備器用材取諸商販與人之願售者而不迫
之民工取諸兵之坐食與民之隸於兵者而不及
於農旣規畫略定迺屬其事之綱於漕若州之屬
使均其稍食稽其功緒受其要會屬其事之目於
戍將之長若貳使因地之崇庳而致其力眎役之
難易而課其功以式灋授材用以賞罰率其怠而
勸其勤而轉運司幹辦公事潘振趙善銓及州錄
事參軍張端義司理參軍趙汝檣司法參軍趙必
灋各任其責克旣厥心鎮江右軍統領兼真州忠

勇軍權統制李江鎮江游奕軍正將權統領真州
守戍張震各率所部克恭乃事卽以其年十有一
月己未開濠越明年二月丁未築城其冬朝奉郎
王君通由縣最擢通判州事王君明敏而更練復
殫夙夜之勤以相之乃明年四月城成西城舊長
一百六十有三丈今撤去直州城之南改築凡三
百有二丈下廣又六丈五尺上廣殺四丈高二丈
二尺東城舊長四百七十有八丈今增五之一合
五百七十有一丈高與西同而上廣減三尺下廣

減五尺蓋因其舊植木爲幹非徒積土以爲高甃石爲址非徒累磚以爲固濠之長因於城廣十有五丈深十之一舊漕河爲東城所截廢爲斷港復開導之使折而南凡三百十有四丈入于潮閘之上又折而東出跨之爲水門冠以層樓扁曰壯觀凡南北之風帆浪舶皆會于几席之下東西之波光野色皆浮于樽俎之間板築之工登臨之勝於是爲最城之上爲女墻以伺敵砲臺以斃敵凡守禦之須畢具其大者樓櫓爲屋至二百一十有四

壕之上爲堰以止水爲橋以絕水凡守禦之須畢具潮河之南又培土城繚以外河凡六百一十有七丈合所用米以石計二萬七千六百七十有奇而未嘗勺合歛之民錢以緡計八十六萬三千六百三十有奇而未嘗毫分請之朝旣成父老驚嗟以爲暮月之間而形勢天成江山改觀吾儕小人向也鷗鷺之與隣而今也金湯以爲衛向也蘧廬以幸一日之安今也棟宇以爲子孫之計侯之賜宏矣况新放生池亭以廣上恩修社稷壇壝以崇

明祀糴椿管米萬五千斛以備凶荒創招忠武軍
五百人別以營壘以嚴守衛其奉上也忠其事神
也敬其養民也惠其慮患也周侯之事皆可書城
之役又其大者是烏可無紀而王君余友法曹余
同年子也故述父老之意來請余其何辭或謂背
水而陳破釜沉舟而進軍之善志也斯役也無乃
戾是意歟余曰不然國朝置發運司歲運東南之
米六百萬石以給京師又諸糴米本稱是此其地
也上方掃清區宇還都舊京疏汴水注之淮以來

東南之運則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豈直爲目前計
哉有志斯世者當知之侯字元之歷陽人今真除
淮南轉運判官

婺女征官題名記

國家以酒稅命官殆徧區宇夫酒狂藥利怨府導
其狂而責之直冒其怨而奪之有二者均非得已
然酒猶因所欲售之稅則強之耳奪之耳故官爲
尤難其治必宅於闐闐必間於賈區塵眯目而不
能視聲聒耳而不能聽求壟斷而登之其術然也

居是官者雖甚文雅不屑世紛亦倥傯而無寬閑之度澳汨而無文字之娛坵澤之呼相似其居然也吾友趙君居父之在婺獨異是蓋婺雖東南大州而地非江海之濱無驟至難得之貨人染詩書之教無好奇喜異之習居父又能嚴以杜其欺而寬以惠其來故壟斷之術不施而稅入有裕治所自故集撰王公棊在幕府時重建高其閤閱邃其庭宇室焉可以環詩書亭焉可以羅尊俎清池可鑒名花翠竹可玩以嬉居父又以其餘力葺而新

之日與其僚之賢及里居之名勝游焉故雖官守而得麗澤之益廛市而有林泉之趣曰居能移人殆信然歟既又撫事興懷謂自有此州卽有此官而一再代更輒湮沒無聞後之視今將如今之視昔可歎也乃哀前人名氏得魏思忠孫大亨而下二十有一人書之石而虛其左以待來者居父之意微矣雖然是猶爲中人以下計也若夫賢者所居官理所去民思蓋有歷千百年如一日者而書不書何筭焉故予特爲序是邦稅入之有常俾勿

漫塘文集卷之二十一
隆治所之日葺俾勿壞云居父名若琚丙戌乙科
進士寶慶丁亥小至日記

吳氏義堂記

南城吳定夫來言其季父穎叔衣食之餘不自豐
殖結屋所居之旁命曰義堂朝餐暮粥與四方之
士來者共之子以爲何如余曰夫義公理利私欲
也公則合人已爲一私則爾汝分焉今子之叔父
不私已之有餘以與士之來者共之可不謂義乎
抑余聞故默齋游先生釋孟子善推所爲之言曰

推者自近而推之猶之水焉盈科而進放乎四海
若近有所遺則遠必不行穎叔之諸父諸兄皆嘗
受教于諸老先生其學以忠信孝弟爲本穎叔之
染教餐和所由來久切意其自近而推之遠自親
而推之踈宗族親舊之間必無有不盡其分者由
是而推之以及於斯堂使士之來者皆於我乎館
可不謂義歟不然猶之水焉搏之而過潁激之而
在山斯其爲義乎末矣穎叔去余二千里余無從
知之定夫往還幾月見其爲義之勇如矢斯決而

定夫亟稱穎叔則穎叔之爲義審矣余言非其砥也姑因定夫之問而誦所聞使歸爲其鄉人之好義者道之寶慶丁亥三月晦日丹陽劉某記

洪氏如堂記

淳安洪叔誼叔玉與余爲同年進士二君年皆長余兄事之後六年與叔誼同試士上饒又十有五年叔誼過余漫塘上而叔玉不再會宜情有厚薄而叔誼言必稱叔玉叔玉亦數從人寄聲故余與叔玉疏者跡也而情則親去年夏叔誼子率祖書

來知叔誼亡矣余哭之慟猶幸叔玉之存異時或可扶老支羸一笑相從起四十載慈恩之夢而叔玉子揚祖書來叔玉亦已逝矣余悲不自勝嘗言叔玉昔官晉熙喪其夫人諸子得窀穸之地于慈領都山水之勝而便于家叔玉歸而樂之將結廬以老志未遂而卒揚祖悼先志之弗酬而體魄降于此要必有妥靈之地乃爲屋數楹取事死如事生之義命曰如堂而求記於余余聞揚祖孝友之行著于鄉推于庠序信于朋友是堂之成吾知其

入而儻然如有見也出而肅然如有聞也居處笑
語之必思心志嗜欲之不忘如在其上如在其左
右也而名不浮於實矣抑余聞孔門之論孝曰父
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夫志者其所欲爲而行者
其所已爲叔玉平生之志上欲有以忠於君下欲
有以澤於民中欲有以顯其親揚祖兄弟觀之審
矣其修之身行之家見之蒞官臨政言之而無不
信令之而無不從者行也得無有當率而行之者
乎夫如是死者復生生者不愧而如之爲義末矣

揚祖兄弟尚勉之哉寶慶三年中秋前一日記

真州司法廳壁記

漢太守自言奉三尺律令從事今司法參軍則奉
三尺律令以與太守從事者得其人則政平訟理
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易則否其所繫何如哉而位
乃在諸曹下一妄男子朝入吏部籍莫注一民曹
而來則如積薪然後來居上法曹雖已一再更任
或舉者已圓輒俯首下之何哉法者聖人所重而
用法非聖人之得已惟法者聖人所重故官必取

於已試惟用法非聖人得已故位不先於同列雖然此一說也抑有遺說焉且法曹所與聯事合治者非刑曹錄事乎又其上非從事與守若貳乎錄事多典右獄則與刑曹均獄掾亟抱具獄而治之雖怠莫敢較法曹差獄之麗上于府從事與守若貳曰未也法曹則持之堅辨之力曰當是也乃已守若貳雖甚敢莫能奪夫以一府之所是莫能勝法曹之所非一府之所非莫能勝法曹之所是則法曹之勢張甚夫翁而張天之道也獨法曹乎哉

真爲州地褊而民淳歲斷獄視他州絕少故法曹事甚簡才者無以自見不才者可以自免比年城日加闢地日加重事日加煩從事雖甚敢莫能勝則選法曹左右之友人趙用之宗籍之英士林之秀以才辟置足以大其官而悵前乎此名氏不著乃稽故府得某人以下若干人將刊置壁間以某昔嘗濫巾焉俾爲之序故爲力言是官所繫之重使來者知昔之位著爲不苟而不敢卑其官今之權任爲有加而不敢怠其事云紹定改元五月旦

日記

梁縣學記

宣義郎王君邁之爲梁縣也離散者安集之強暴者撫柔之士之失伍而幸自新者招徠之洗滌之仁聲四馳止旅日密未幾瓦礫之場化爲室廬荆榛之區變爲禾黍虎兕往來之道鷄犬相聞君惟事勢之難常而逸居之不可無教若昔盛時家有孰黨有序遂有序其朝夕之所講明者皆五典之敘于天四端之根於心六德六行之施諸日用者

故平居則孝悌忠信和順輯睦有警則幼必思衛其長下必思衛其上其衆不約而同其令不肅而嚴蓋發於天理之自然本於人心之至公非由外鑠我也故衛靈公問陳孔子答以俎豆舉本以見末也魯人獻馘必於泮宮報本而反始也或者顧謂夫子爲不荅靈公之問魯頌爲溢美僖公之辭過矣梁於淮爲西道之衝外無廣谷大川之阻內無金城湯池之固所恃者善教之入人也深其里之秀民家之良子弟見善明用心剛推其所以事

父兄長上之心皆可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
云爾而比年以來邊遽一聞輒鳥驚獸犇父子兄
弟不相保豈惟其民之過哉學舍鞠爲園蔬衿佩
荒於挑撻講肄無所命義不明長幼以情相與而
情迫則離上下以勢相臨而勢窮則散亦令之責
也故君當戍役紛糾之時不忘詩書之教財計赤
立之日不憚土木之興諏日之良鼎新庠序略倣
古男邦之制使邑士日周旋其間求其所未知勉
其所未能愚者以明柔者以強懦者以立寇攘遠
迹而鄉社隱然有金湯之衛君之所以幸惠斯邑
至矣猶慮來者視爲故常不加之意也故又貽書
于漫塘叟曰願有述叟惟鄭校不修而國以亂詩
人歌之曰一日不見如三月兮甚言其教之不明
而國之不可久也及子產不毀鄉校而鄭以理國
人又歌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而終之以誰其
嗣之甚言其教之不可以已而事之不可無繼也
君嘗通守胸山有勞未叙俛而來此亦旣再歲舉
能于朝舉最于淮去此有日矣則繼其事非來者

責與勉之吾見有能充其事長之心事君推其所
以衛鄉社之心衛國挽天河而洗關洛之穢清黃
道以迎鑿輅之還必自是邑始君字浩翁九江人
紹定初元十月望日漫塘劉某記

溧陽尉治題名記

官寺之壁有記紀其職也其左必列官之名氏紀
其人也人稱其職則可否則羞之一舉目自得師
焉記所由作也尉秦官也至于今不廢其職禁暴
戢姦邑所藉以立也溧陽尉治龕石以紀前人名

氏冠之文者故紫微舍人于湖張公也公文妙天
下今尉陳君又以請更端也金陵屬邑五溧陽尉

所統巡徼之隸視他邑獨巖谷縈紆湖波浩渺平

倍

野際天其地曠也地曠而遠於府民多負氣而喜
鬪並水逋逃出沒易以爲姦比君至皆束手屏跡
其政明其令嚴其人公且清也君余友名景周字
仲思故相秀國陳公其高伯祖也記成之歲紹定
戊子秋九月也

宜興縣漏澤園記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然則爲政之道孰爲本在於使民得其生歟然民生實難飢而無以食之則不能生弱而無以扶之則不能生奪其時使不得作則救死不贍而又奚以生故不能使之相安相養無憾於其生則不能使之相葬相送無憾於其死若宜興大夫趙君之政其知所本始者歟君之來也歲丁大侵民不聊生君明足以察剛足以決而恕以行之勸分必稱其有而應於上者非具文振贍必謹所托而及於下者皆實惠藥餌兼施而病

者起槥櫝先具而危者安是歲死者所在枕籍是邑獨多所全活俗尚氣而矜勝尚氣而不本之義故輕生輕生故多重辟矜勝而不折之以理故終訟終訟故多滯囚民旣服君之明憚君之剛而德君之恕君復守之弗失行之弗疑責其所無雖臺府之令不受反其所是雖權貴之請不行故惡者有所畏而不爲善者有所恃而不恐帶刀之俗革珥筆之風戢囹圄屢空歲上死刑浸少蓋民之安其教而樂其生如此用能推其餘財餘力以及死

者惟邦墓之地掌於周官掩骼之令述於戴禮國朝置漏澤園累聖申明如揭日月有民社者所當欽承而宜興舊地特隘不足以宣上德又直鄉校之前非所以崇文教君惕然曰是令之責敢不良圖國謀之士民得地荆谿之上山勢回薄於葬爲宜問誰實主此則蔣氏故業蔣氏絕而其隸禹氏者冒有之禹氏絕而其婦於氏者捨以歸之通真觀於之捨觀之受莫詳其由槩之非法也故契要不立君不忍盡收據所名畝凡八十有一盡歸之

收其贏尚一百六十有三君曰可矣乃發累朝詔書立門表道殊厥疆域而建精廬其中以居守者左樓右亭舍鐘及碑合爲屋十有八楹凡齋祠寢處庖湍積貯之所與凡用器畢具而廣深高下圓方巨細各適其宜又以貧不能葬遠不能歸者類祖浮屠法所由來久不可驟革亦隆其基弘其棟宇以便之以守者不能自食復買田以贍上田以米計歲收一百四十八石有奇次者視歲豐儉而權其入以畝計亦六十有三地輸錢絹之租山供

薪芻之利皆足爲經久計既成父老驚嗟以爲非
吾大夫之賢不足及此非吾大夫之才不足集此
而吾大夫政成治最有時而去此也是烏可無紀
因介予友余君師極來請予固聞大夫之風而說
之者故喜爲之書抑予謂君之所以惠歿者始難
而終實易所以惠生者始易而終實難蓋死者無
知生者易動惟死者無知故事多因陋人憚改作
然已勞則佚已費則怠故終實易惟生者易動故
緩之則寧威之則懾然已寧者或惴惴不自保已

懾者猶睢盱以伺之故終實難孔子曰居之無倦
揚子雲曰爲政日新大夫勉之予將屢書不一書
而止大夫譜在玉牒名與慙字若愚今官朝散郎

平江府司理廳修造記

吳門臺府之會事雖小必上聞理掾刑獄之官令
雖嚴不下達故相承以省事爲能掾舍久不治更
丙戌夏秋風雨之變殆甚而吳興章君巽亨寔來
君才足以爲勇足以決而智足以審所先後曰吾
職守之未知遑恤乎私乃相囚宇而以式法它囚

具壞者必葺闕者必補而非法者必去使不幸而
麗于罪者寒燠不爽其宜食飲不愆其度囚知君
之愛我而非厲我欲安全我而非一於斷棄我也
辭皆以情曰吾情實然死不憾上其獄于臺若府
臺府亦曰掾當是也吾何云旣細大之獄不寃而
上下之情咸若乃敢圖安而以掾舍不治告時今
司農卿林公介寔以憲節攝府事聞之曰子刑官
也而吾刑是司子宜其官吾庸多矣敢勤子至于
它人乎報下給緡錢千君卽因地度宜市材鳩工
顧廳治以前舊貫可仍則仍之餘皆更造經始于
丁亥中秋前一日而落成于良月之末合爲屋一
十有四楹合土石竹木瓦甍釘灰工食之費過所
給倍取諸俸料不以煩官其中之巋然者曰清安
堂堂之後爲齋曰盡欽而其東之翼然者曰務平
軒皆取昔人刑獄清平欽恤之意泐其名泝其實
君之用心可知君以其成之難而慮來者怠其葺
之之易也屬余以記余君之先公侍郎門下士也
故受簡不辭而復于君曰吾聞諸夫子有一言而

漫塘文集卷之二十二
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夫
拘繫之桎梏之壓焉使不得避戚戚然赧赧然居
之不安孰有甚於囹圄之人乎曩君與家人之未
獲所安也猶汲汲然求有以安之君與家人既得
所安矣獨不能因吾身之安而念彼之不安乎因
吾家人之安而念彼室家之不遑安乎若然則夫
子所謂恕孟子所謂善推所爲不外是矣充是心
也國可治天下可平也獨理掾乎哉獨刑罰清平
乎哉君曰然當書子言鏡之石與來者共圖之君

字某今官某郎

本館

漫塘文集卷之二十二

漫塘文集卷之二十三

宋籍田令改添差通判建康府太常寺丞直顯謨閣主管高觀漫着病復劉學著

新淦縣社壇記

社主土稷主穀民非土穀不生故社稷之祀周于郡邑為之壇樹之以其所宜木春而祈秋而報吏去來必告水旱癘疫必禱帝與王成未之有改也而近世事不師古吏滋不恭其胷中之所篤信以為真可為民徼福而請命者則曰老也釋也嶽之

也國可
字洪公官其自

祇澤之龍也夫老氏貴清淨寶慈儉非欲誇而大也而其徒以爲非誇大不足驚俗故窮土木之工極金碧之飾肖貌於其間而謂之天以其師參焉使人駭觀睥視重其道而輕於施九原可作則老氏之罪人也而可因之乞靈乎佛西夷之人不知中國之禮義故捐父子之親絕君臣之義魏晉而下祖其說卒至綱常委地關河左衽其患迄于今未已使佛幸生於中國聞聖賢之教知天地之所以奠人極之所以立亦將諱悔其爲捨其俗而從我矣又可因其俗而乞靈乎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諸侯在其地則祭之故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今也蕞爾邑而欲望祀方嶽於數千里外得乎龍雖靈物之生者耳故有所托而潛有所待而出古人能因其欲而參養之其所以祭川澤之神云者以其神之能使是物也今也不于其神于其物名之爲物而具牲牲饗餼以鬼饗之得乎抑又有甚焉者夫祭法所謂有功於民則祀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則祀之云者以其生有是功故死不忘其

功曰農曰棄曰契曰后土由此其選也今也生無其人而崇其祀史無所考而爲之辭則王制所謂假于鬼神以疑衆者而可乞靈乎否也夫惟其所惑益多故其用志益分反而求其所謂社稷之祀其鹵莽固宜吾友羅君季能父之爲新淦獨異是方其告至之始門隘而車不得入屋敝而席不得展以位則四壇並列而無別以地則四鄰環堵而無餘喟然曰神道貴幽而偏側若此可乎顧二旁皆民居獨其東乃新淦州謝錄事之別墅因屬邑

士郭聖與致曲錄事慨然曰吾其敢以一家之私孤賢令長之盛心卽以聖售君始斥大其址申固其垣對峙二壇以祀社稷示必有尊而列二壇于左以祀風雷燎瘞之所齋祠之室餽奠之彝噐畢具春秋躬率僚案齋宿以藏事精誠內盡景貺外彰歲以太和物無疵厲民咸曰休哉吾今而後知昔之非今之是也巫覡之妄與祀之足以致福也非賢令長孰開余君亦幸其事之集誠之孚而慮其理之暫明而終晦也故屬余以記余謂古者必

漫塘文集卷之十一
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君所以事神者虔矣獨無先之者乎租稅之窘預借所由來久至君而息絕囹圄有淹繫所在皆然至君而屢空郡奉制檄造戰艦二十而邑當其八君從容治辦役竟而人不
知以所得謝氏餘地築候館道旁與邑之好事者謀儲粟千斛于兩廡爲平糴倉以權市估之高下糴貴而民不病蓋君之所以成民者又如此昔人所謂神道感而宣靈人心歡以致和能父蓋兩得之是何可不書能父名愚以樞密恭文公之季子

今官宣教郎平糴倉與社異事以地相比且因社而有倉故助米者皆列名碑陰紹定己丑春分日漫塘叟劉某記

溧水縣鼓樓記

紹定庚寅溧水縣鼓樓成樓之屋五崇五十有二尺廣加二十有八深減二十有二繚以餘屋而風雨不侵翼以兩廡而登降有地經始於歲之首訖工於九月旣望費以錢計八百萬有奇鼓以頒政令而觀聽聿新鼓以戒昏旦而興居有節又棟宇

之高明丹堊之炳煥使人望之而慢易之心消敬
畏之心起蓋不俟單辭之陳兩造之備而不言之
教不令之威已行民咸曰休哉其年冬大夫具爲
書介邑之士江君遂良來求余文以記余惟大夫
當世文人余辭鄙不足進則請屬能者明年秋遂
良復以大夫書來曰代更有期又閱月行矣子其
無辭余惟溧水自隋開皇置邑中間遷徙不時斷
自我宋開寶以下亦已垂三百年矣而是樓不作
謂邑之匱而不給於力歟則圍環其後堂峙其偏
昔固有用其餘力者矣謂執事之殷而事之不聞
歟則從容觴詠流入莞絃昔固有休其餘閒者矣
而是樓不作何也人惟一心心無二用故用之於
公則公家之事雖耳目所不接知無不爲用之於
私則所急者燕閒之適耳遊觀之娛耳於是樓何
有哉且余於大夫無一日雅而聞其在太學也寧
逡巡退處不敢以藝成而與衆偕升其在選調也
寧恪循考任不敢援他比而躡等希進捨近甸而
爲此來其志蓋有足尚者故其來也明足以察而

漫塘文集卷之二十三
下不欺勤足以率而下不怠廉足以律人而下不
敢容其私銖積寸累以至於是問木之自則市之
官與徬縣而民不知問竹石瓦甃與它物之自則
市之民各以其直而民不病問財用之自則取之
積累之贏如前所云而民不擾則君之爲與今之
從政者大有逕庭矣宜乎其能爲人所不能爲而
使數百年之隆典作始於今也昔孔子之作春秋
常事不書始事則書之邑之事孰大於是樓者書
其始以示方來合於春秋之法余故不復牢辭先

是邑之正堂將覆君至未幾卽撤而新之嘗自爲
文以記故不書若夫清霜戒曉爽氣澄秋樓迴天
高一目千里憑欄西望弔吳楚之爭游目左施感
羊左之義僧居駭先聖之遺蹟僊壇想逸士之餘
風必有能援筆而賦者余以謂大夫之作是樓也
惟以備男邦之制非以爲燕息游觀之地故不敢
效尤然得以骯髒之文綴名樂石與是樓俱傳顧
不榮歟遂良曰然則書以畀

紹興尹朱二先生祠堂記

新安汪侯以提點浙東刑獄兼帥越既鼎新庠序使士知鄉方又謂古之學者必釋奠于其國之先師國無其人則取諸它國示必有則也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所傳之道至河南程夫子而復傳近世諸老及登程夫子之門而能得夫子之道者惟和靖尹先生而先生實歸老于越其沒也丘壟存焉非越之先師歟不及登程夫子之門而能得夫子之道者惟文公朱先生而先生嘗建臺于越其沒也荒政社倉遺愛存焉藉非越人非

越之所嘗師歟而學僅有和靖祠卑陋不足以揭虔則因庠序之新更爲堂而並祀之使士知取則焉庸非師帥之責歟因相地于西廡之外度材鳩工未幾祠成肖二先生之像于前而列二先生與其師若友之書于側使學者仰瞻像設而知所尊俯翫簡編而知所慕非以善教得民者其孰能之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越之士宜知所勉矣旣成而權教授王君遂書來道諸生之意俾余爲記余嘗竊攷二先生之事則有可言者和靖患學者

漫塘文集卷之二十三
聞見之雜傳襲之謬雅不欲以言語示人晚侍經筵所進語解一編寂寥簡短而蘊奧略具蓋欲學者默識而心會文公患學者講學之廢而析理不明因經傳之遺言探聖賢之微旨往往成書最後以論孟中庸大學四書集道之大成合諸家之說擇焉惟恐不精取衆說之善語焉惟恐不詳蓋欲學者目擊而道存二先生之事不同如此要其終而論則和靖之學似曾子守約欲以施博文公之學似孟子詳說所以反約孔氏之門無曾子則空

言汨而道不傳無孟子則微言隱而道不明而二先生之在程門亦似之由是而言則二先生之生實道統攸係人極之所以立人心之所以未昧繫二先生是賴豈惟越人祠之將天下實祠之余故爲之書以見天下之祠二先生自越始而越人之祠二先生自汪侯始云侯名統字仲宗紹定庚寅秋分日記

平江司法廳修造記

平江法曹舊廨在子城內或狗所便曠弗居它官

乘而居之郡度不可復則以舊醋庫畀焉以其庫
且敞也來者皆欲撤而新之卒憚其難弗果今法
曹趙君汝渠至踰年始鳩工庀材聳其前爲大門
敞其中爲治事之庭而榜其東曰雲舍蓋掇狄梁
公語以寄其將母之懷西曰賦梅蓋徵何法曹事
以致其慕賢之意而又翼其旁爲吏舍若兩廡然
它皆循其舊而增葺之凡祭祀賓客寢處庖湔之
所畢具蓋累政之所難君之所易可謂能矣旣成
以書來求記余與君素疎然知其爲故章泉先生

趙昌父里中人其從昌父游久則其染教餐和非
一日矣故其至郡卽受知于太守李侯壽朋朱侯
在二侯通介不同而皆延之入幕則君之賢可想
其能撤敞解而新之疑皆仰給郡縣而最其費且
千緡其得於郡者纔什之三餘皆取諸入幕之添
給與司法之圭租夫添給上所予圭租職所有載
而歸之私誠對諸天地而無愧者顧捐以爲公廨
費則君之賢益信余平生仰章泉之高以其好閑
靜似晉之陶喜吟詠似唐之杜而惟定交書尺中

不及一拜牀下以爲終身恨乃今得以骫骳之文
自託於章泉之友幸矣其敢以固陋辭抑余聞唐
人之詩曰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又曰無已太康職
思其外今法曹解成其居亦已康矣獨不可思其
職之居以及於職之外乎律令法曹職也近世上
官多以意用之意所欲重吏不敢麗之輕意所欲
輕吏不敢麗之重然則持其平使勿傾非法曹所
當思乎常平金穀法曹職之外者而給納繫之郡
有靳而弗歸者焉有假而弗歸者焉鼠竊之弗知

上雨旁風之弗察天時一垂民命殆矣然則會之
使勿虧守之使勿失非法曹所當思乎君曰吾之
來也早夜以思之行無越思以迄于是子贅矣雖
然子言吾砭也敢不受而鏡之石與來者共圖之
君名某今官某郎蓋甲戌進士云

洮湖陳氏義莊記

子孫者父祖遺體之所傳也墟墓者父祖遺體之
所藏也夫苟皆其所傳也則夫富貴福澤欲均而
昇之者固父祖之心也而不幸有貧者焉則夫推

其有餘以贍其不給寧非父祖之所望於同爲子孫者歟夫苟知其爲遺體所藏也則夫善視而謹守之使芻牧不至不獨富且貴者有是心也雖甚貧者亦有之而力有不給則夫推其有餘以爲墟墓無窮之計獨非富者所當自任其責乎吾邑洮湖陳府君蓋兩得之君諱稽古字希榮由曾祖提刑而下及君之兄襄陽帥數世皆以儒起家君能以勤儉自力敝衣菲食有人所不堪者歲晚生計益裕閔宗族之不競憂墟墓之不保一日聚族出

手書撥良田以爲義莊收其半之入以贍族餘以贍瑩事未竟而君卒其子伯晉奉而行之姪孫有澤有仁與承信郎新監常州都商稅務燿孫壻從事郎新池州司理參軍王立文從而紀綱之今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薛公極其嫻黨之尊且重者又從而主張之故數年以來其歛必時其散必公其會計必當燿猶慮事久而晦來者不知府君之心或怠其事而歛有不時牽於私而散有不公徂於爲歛而會計有不當也俾叟爲之記叟常患

近世禮教不明民俗日壞固有幸宗族之衰而啓
兼并之心羞宗族之貧且賤厭惡鄙薄而斥遠之
不啻若路人者有區分丘壠人自爲守非已分所
及雖耕鋤不顧者亦有惑於邪說傾所有以奉緇
黃自以爲足以報其先而肉未及寒父祖之墟墓
已爲他人有者聞府君之風寧不少愧故叟喜爲
之書所撥田以畝計凡一百四十歲收米以石計
凡一百二十云

金壇縣廳壁記

金壇自隋末置金山縣唐初更爲鎮至垂拱而復
其更今名則以地比茅山取義道家書其地北受
丹徒丹陽東受武進西受句曲諸山之水皆匯于
邑之南又南匯于洮湖田多下濕夏秋積潦瀰漫
其上田十日不雨卽涸故其民儉而勤邑隸潤距
郡爲最遠東南走諸臺非孔道故其民愿而少訟
士大夫以其民之儉且勤而足以相養也以其民
之愿而少訟而足以相安也以其溪可漁泉可釀
酒冽魚肥而足以相娛樂也又以其憑高而望遠

山出沒於蒼烟白鳥之外放舟而游紅蕖泛灩於
青蒲綠葦之間可以滌滯慮而暢幽懷也咸居之
安樂之不能去可不謂佳邑歟而前此軍務方殷
爲邑者救過不暇政是以龐蓋犴獄人命所繫而
去來弗知帑庾邦賦所聚而支移莫考征權之地
所以與市民交關而庭戶閭然晝無人跡則他可
想大夫陳君正用此時來或戚之曰是不可爲大
夫奮然曰邑無不可爲顧爲之何如耳夫政事修
則財用足豈有他道哉乃明會計而財用之入於

官者吏不得乾沒乃定推排而財用之出於民者
吏不得並緣人識其情僞戶知其虛實而軍興調
遣劑量由衷吏不得上下其手人用不擾而財亦
以裕廢者以興敝者以新而向之頽敗不可爲之
邑更爲清明官府民曰幸矣大夫曰未也養士有
學所以崇聖化而子衿城闕常平有倉所以備先
具而遺址蒿萊吾豈忘之顧官寺之有題名所以
使人瞻之在前懲其不恪而勉其不及而吾邑惟
鉅木壁間歲久漫漶是於治已之功有闕吾不可

以後乃密市石於吳而授簡于邑民劉某俾識其始某嘉大夫之能且慮來者知前人之可仰不知前事之可師知後此繼承之易不知厥初振起之難也故爲之書若夫學校之規模日葺常平之棟宇聿新某老矣尚能從搢紳先生後爲大夫賦之大夫字疇若三山人其名與官自以序列於左紹定辛卯中秋上澣日記

句容縣重建縣學記

奉議郎古括吳君淇來宰句容當軍事方殷軍須芻牛之時能內事拊摩以不失聖天子愛養元元之心外謹供億以不違賢方伯綏靖邊方之略旣內外兩盡上下交孚田里晏然絃歌有裕深惟觀民設教王政所先化民成俗令長之事而是邑也厥田惟下厥賦中以下田供中賦故其民勤其用儉惟勤惟儉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其俗最近古易以入德而望是邑者三茅之山峰巒回環竹樹深密有泉石之勝而無岩崖谿谷之險隱君子之所宜居相傳以爲秦之亂茅氏兄弟實居之若武陵

源然其居之安遂往而不返而誕者乘之以爲於
此昇仙焉使聞者遐想至者企慕庶乎遼東之去
有時而歸緱山之會有時而復幸日暮遇之則九
醞之觴可得而飲五百歲之桃可得而食駕鶴驂
鸞可騰躍而上也而理卒無是則始愧其誕憂其
窮竊取屈平九歌司命篇之意以名其山之隱
君子以爲僊駕雖不可望而死生禍福之在人容
有可得而轉移者蓋昔吾山之隱君子在天之靈
實司之使世之貪生而畏死懼禍而徼福者爭趨
之以庶乎久生而無禍而理復無是則又窘於說
之窮愧其誕之覺並緣傳記所載吾夫子問禮老
聃之事肖土木像二名其倨傲鮮腆者爲老聃而
以其謙以自牧者爲夫子曰老聃吾師孔子吾師
之弟子也庶幾夫知敬吾夫子者必知敬其師知
敬其師者必知信其徒之說不知老聃以清淨冲
默爲道豈誕者所能師夫子旣聖不居不耻下問
儻以所嘗問爲師則問官名於郟子問每事於太
廟彼夷狄之長駿奔走執豆籩之人皆師乎故爲

前之二說則自誣其山之隱君子為後之說則不
惟厚誣吾夫子併與其所自以為師之老聃誣之
其誕可勝誅乎雖然為是說者東西南北之人非
吾邑之人也彼其以誕承誕以愚詐愚而吾邑之
俗近古而易以入德者自若也然則興學以道之
以正人心息邪說閑先聖之道非賢令長事乎君
於是搏縣費之浮計學廩之羨益之以邑人之願
助市材之美諏工之良消日之吉撤舊宇一新之
殿陛邃嚴儼王者之制堂廡廣脩放侯泮之規宸

章有殿先哲有祠而士知所尊校文有廳肄業有
齋而士知所勉下至庖泮積貯之所僕隸之舍各
稱其安總之為屋六十而牆之袤丈者百經始於
紹定庚寅季秋之朔閱十有六月乃成計米以石
厥費凡四百有五十錢以緡凡三千八百有四十
工以日凡萬有一千二百公不告匱蓋以均節有
道私不告勞蓋以勞來有方既成屬余記其事余
惟君之此舉所關者大不但為子衿城闕而已方
緒次顛末君復以書來言古之學者必至大學而

後成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余故以明明德名堂而手
書以揭之子盍爲我申言其義某惟明德在人天
所均賦而學以明之自致知始夫苟致其知矣則
是非明辨而異端可得惑乎知至而後意誠心正
則無妄念無邪思而憑虛御風等說可得入乎由
是而身修則視聽言動罔不由禮安有自放於禮
法之外由是而家齊則家人父子各盡其道安有
自絕於倫類之間又由是而推之以治國平天下
則堯舜禹湯文武所以爲克明其德反是則周穆

秦皇漢武所以爲老荒而不可救藥也君曰然此
固吾黨之士不待告而知者雖然是道也豈吾黨
所得私哉當刻之石以正誕者之罪爲愚者砭云

聖賢二十三都義莊記

義役之利力出於衆而不偏敝於一家事定於豫
而不驟費於一日又權不在官而吏無所容其私
故役至而人不爭役可募人而已不專任其責故
役久而人不病囂訟以息禮遜以興茲豈非法之
良民之幸歟然方事之初不公則不足以服人不

寬則不足以傳遠若吾邑二十三都之事庶乎兩
盡是道者厥初都之蔣氏兄弟曰拱曰雄飛與其
姪曰一夔文顯堯民松年及同都鄧氏曰祖禹森
公輔起王氏曰立政立民立定陳氏曰用唐氏曰
用成元亮高如山梁察袁公明謀以謂吾曹之生
理雖未至甚裕而都之人莫先焉繼自今役日煩
事亦日難爲謀之長莫如義役而不公則不足以
服人故捨田各稱其力而不敢有不及又以爲不
寬則不足以傳遠故計費必公其贏而常儲之使
有餘惟其不敢有不及故人雖多言莫能議其私
惟其儲之使有餘故歲雖不稔不復憂其匱旣盡
美矣而諸君又以爲積貯無所則事體渙散數不
可稽歛散無方則陳腐相因用或無藝故當一都
之會買地以爲基結屋以爲莊繚以墻垣固其局
鑄使出納惟謹而數易以稽歲取其贏以買公田
公田有贏則欲盡歸田之出於私家者更有餘則
將用近世朱文公之制別之爲社倉春散秋歛以
惠其都之人其歛之也稍加息焉庶變通不窮而

用不得無藝一舉而成大利二始也上戶自爲計
終也小民均其利始也賴義役之贏而社倉以基
終也資社倉之息而義役以固豈非旣盡美矣又
盡善歟莊成屬余爲記事之始末余實與聞之故
不得辭役之成實寶慶丙戌十一月旦莊之成實
紹定己丑四月旣望凡諸家始出之私田與續置
之公田皆載之下方云紹定癸巳十月旦漫塘叟
劉某記

石氏靜山堂記

泉以廉名廉非泉之實過之者廉也溪以愚名愚
非溪之實居之者愚也石子名其所居九華之麓
曰靜山而求記於余問山之所以名石子曰靜固
山之實也而動者人之常山固靜矣而人居是山
者不能以常靜則名固非山之所得有也若吾之
生平蹤跡半天下凡所過通邑大邦必識其豪傑
所過名山大川必察其風土之宜物產之異與其
地之險易俗之厚薄其志蓋將有爲也及去年運
而往靜觀時事屬饜世故知夫天地大物固非綿

力薄才所能任造化真機亦非私意小智所能識以筵撞鐘以蠡測海祇爲無益故浩然而歸收其壯志歛其英氣逍遙乎茲山以與造物者游此固靜之實也以我之靜合彼之靜孔子曰仁者樂山又曰仁者靜其庶乎余曰若子所言居山而安乎山則庶矣而子豈一於靜者靜極復動則子雖身居是山而是心已飛馳於八極之表是山也將與世之欺世盜名者不異或遂不顧其初翩然而去則蕙帳空松關寂不但猿驚鶴怨茲山之靈亦爲之汗顏矣子以爲如何石子曰噫子言過矣吾將寄子言於壁以終求所以不負茲山則書以贈

金壇縣丞廳壁記

丞以貳其長自省府寺監皆然獨邑乎哉然丞邑者率以位偏爲嫌以涉筆占位爲常視其長之得失邑之治不皆若已無與焉者豈非以唐韓文公爲崔斯立作記有取於吟哦自適而然歟余觀斯立之爲人蓋寄懷事外而虛言以爲欺者文公之記抑有譏焉不然則爲之解嘲云爾而來者不察

顧謂爲職之宜然則然與夫食焉而怠其事文公
方述王承福之言以爲官守者戒而又述斯立之
語以開之其然歟趙君全質之丞金壇異於是余
居田間雖罕與有位者接然得之輿誦其受輸也
平故民不殘其出納常平也謹故民有恃又其嚴
於律已而義利之間甚辨和以接物而上下之交
無間言暇日以壁間刊前人名氏歲久無餘將礮
石以繼俾余記更端之由余以君之事足爲來者
則故不辭而爲之書君名彥相今官承直郎蓋魏

王官縣州都王七世孫真不負水者云

鎮江府減秋苗斛面記

州縣受常賦之輸有耗有費未免取贏於正數之
外而所取復有分隸籍賢牧守欲使惟正之供而
勢有不可所在皆然乾道間南徐郡太守宣城陳
公天麟始於正苗一石之外定爲三斗八升之數
仍使民自行槩吏不得上下其手一時稱便其後
數雖有定而斛斗更易官吏並緣增加視正數幾
倍徒民或有詞上官問視常歲數何如曰如舊則

委不問而斛斗之增大顧以爲細故弗察民是以無告今太守韓公到郡思所以廣上恩寬民力戒飭受輸官吏毋求多於常數之外惟謹亦旣底績又思所以爲此郡無窮之計乃盡索府縣倉斛斗一準文思院所頒更新之於是在官則三斗八升之數不虧而民間輸送一碩視常歲殆不止獲三斗八升之利千里宅生歡呼起舞旣而合辭請于郡民劉某丐書其事于石以無忘公之德其嘗病世人之論謂官民不兩利苟利於官民必受弊民

苟利矣官何以支由吾郡言之則凡倉庾耗折之數解發之費與凡分隸於監司府縣者無一損於舊而民間之受惠如此謂官民爲不兩利得乎特患爲民上者明不足以有察耳傳曰公生明惟至公則明足以察韓公得之公諱大倫今以治最擢位省郎就總淮浙兵餉兼知本府云端平甲午清

明日記

丁橋太霄觀記

地因人姓姓以人傳茅山旌隱君子之居呂城著

故將軍之績况姓不徒傳而地里有適相符者乎
 丹陽縣東南六十里跨小溪為橋而姓以丁莫知
 其所自始橋東南望冢阜纍然曰千墩溪北流五
 里合於大溪曰白鶴問之士人曰吾里令威丁仙
 之故里也丁其姓白鶴其所化以飛冢阜纍然者
 其所歌以警世也質之漢末遼東華表柱所題信
 然其辭曰丁令威丁令威化作遼東白鶴飛遼海
 千年一度歸城郭如故人烟非何不學仙冢纍
 令威之事於傳無所考又丹陽距遼東遠雖神
 仙馭風乘雲往來倏忽亦不應遼闊如許疑以傳

疑圖志亦闕不錄其地自梁大同間有觀曰靈應
 以奉老子祠而祠令威於其側皇宋治平中更曰
 太霄歲久殿宇傾頽嘉定中知觀事薛汝顯與鄉
 之長者殷用約殷沂殷喬年薛天錫賀明貢友龍
 包隲段光祖茅文德始率眾鼎新之欲買田以安
 眾未能而汝顯沒弟子張志元與其徒茅宗明欲
 使來者毋忘其師之功介余甥蔡天成謁余為記
 余素不為老氏學數謝不能而二人請不已因思
 老氏之道雖齋者所謂道要亦有教焉今夫十家

之聚必有米鹽之市曰市矣則有市道焉相時之
宜以楸遷其有無揣人情之緩急而上下其物之
估以規圭黍勺合之利此固市道之常丁橋雖非
井邑而水可舟陸可車亦農工商賈一都會於此
而作爲宮室舍方外奉清淨教使其入門者皆厭
世俗之喧卑想太霄之清麗洗滌其念慮祓除其
纏染以與造物者游否亦省嗜欲薄滋味養生全
真而不爲市道所溺其於世教可不謂有功乎書
其功以詔來者使毋忘其初宜也余故不復辭而

爲之書時端平改元歲次甲午清明日記

莊氏贍墳田記

婦人之仁不能及遠若五葉莊氏婦王氏其仁之
至而其事足以行遠者歟王氏烏衣故家譜牒猶
存父起家場屋爲儒林郎石城縣丞而卒有子介
卿蚤世孫天錫懦不自立王氏葬之大雲鄉堵莊
之原旣葬而家益貧王氏大懼身沒之後墳墓不
保乃傾平生蠶繅紡績之贏建菴以居守者又買
田六十畝以贍之且慮莊氏王氏之子孫後各視

為已私介其子壻俾漫塘叟書之石以見是田也
非王氏所攜以來亦非莊氏所捐而予庶二氏子
孫不得析而墳墓得以永保嗚呼其慮之深其事
可謂遠也已其志亦可哀也哉端平甲午重九前
二日記

竹磻記

可使食無肉不可使居無竹竹有何好而人愛之
竹心虛虛則不窒竹幹直直則不撓竹節堅堅則
不折挺然而無所附麗則有特操貫四時而不改

柯易葉則有常德宜人知愛之而於磻谷之間者
為尤勝蓋其聳然而上者若振衣千仞岡其叢然
而下者如濯足萬里流或風度林杪錚然如夏擊
鳴球或泉墮石涯泠然如搏拊琴瑟誠幽人勝士
欲擇而居之而不待者清湘黃雲夫自然所居兼
得之故以自號而求記於余聞者笑曰雲夫飄然
一身客游數千里隨寓而止竹固無有磻亦安在子
之為記夫似賦子雲烏有雲夫得記又似於青錦
囊中添一長物竟亦何益雲夫曰不然吾藉杯酒

以揖江山之勝托聲詩以發天地之藏遇酒輒飲
飲而醉醉而吟短章大篇或不足以盡情則曳杖
而游憑高而望五湖如杯三山如拳石凡賦形宇
宙間大者遠者小者近者皆我几案間物况竹磻
我先人之舊居其能自外於几案間乎幸善爲我
爲記余曰唯則書以贈俾揭之隨行以張其氣且
以慰其懷土之思云

白雲精舍記

羅季能旣葬其親因營冢舍命族人之爲佛者曰
普恩主之恩頗知書識理道游山澤間遇會意處
卽欣然忘返季能旣去家而仕恩復得異景於所
居之偏結屋三間棟宇高明面勢弘敞一峯聳秀
鵠立當前而橫塘之水寔漫其下水光山色上下
澄鮮暮靄朝霞迭來獻狀恩居而樂之使請名于
季能父季能父書來屬余且曰盍有以慰罔極之
思余謂物之在山莫如雲其舒卷無心似有道者
亦莫如雲請名曰白雲精舍而繫以辭曰白雲孤
飛大行之埜昔賢感之吾親舍下維季能父事死

如生悠悠我思天末雲橫

諸暨縣重建縣獄記

端平改元朝議大夫尚書吏部郎中牛君大年奉
詔以直敷文閣提點浙東刑獄行縣至越之諸暨
問政之否臧而邑之人誦知縣事承議郎薛君興
祖之賢不容口以爲自君之來追胥不入鄉科罰
不及民獄無淹囚亦無濫繫使者旣慮囚至獄訂
所聞益信惟獄屋承百年之舊凜乎將壓而縣匱
於財莫能新使者旣嘉薛君之賢且謂不及君更

造後將病民欲有以資之而帑無羨儲旣歸飭吏
問建臺以來折俎之當受者幾何曰八百緡時公
已丐祠得請治裝將行曾不少靳符縣盡畀之薛
君旣嘉與邑人共拜賢使者之賜深惟土木之役
所闕者衆或徇吏而屬之吏必有並緣爲姦者藉
得集事而孤賢使者之知柰何卽盡屏羣吏擇士
之賢者分委之使凡所市各以其土之有而所酬
一以其時之直闢其地使寬而明培其基使高且
固坼以石而水不能齧繚以墻而人不能踰析而

爲牢者五男女各異而敞其中爲勘廳峙而爲庫者四衣糧囚具各異而環其旁爲隸舍又覆地以板使蒸濕不至飾床以漆使蚤蟲不侵其爲慮甚周其爲計甚遠先期貽書使余紀其成余於牛君有研席之舊於薛君亦薄有連其將何辭而以病故因仍不果暨薛君書再至知爲垂絕之筆而君之歿旣浹日矣余捧書泣且念牛君旣得請奉祠而汲汲捐金以曲成賢大夫之美薛君已蓋棺有日而拳拳求記以無忘賢使者之知二事皆世所

罕余顧以病不能及薛君之存大書以警積俗余實有負姑述其略以授薛君之弟庶幾昔人掛劍之義云牛君字隆叟石埭人某年進士薛君字某某處人某年進士余爲漫塘叟劉某時端平乙未秋八月旣望

平江府虎丘山書院記

祕書丞永嘉曹君提舉常平茶鹽事于浙西權斂散之宜而水旱有儲究阜通之理而公私有裕又持受輸之平而輸者說申義役之勸而役者安旣

漫塘文集卷之二十三
田里晏然臺無留事一日領客登虎丘致敬于先
正和靖先生尹公焯祠下慨然有懷以爲方紹興
五六年間中原震蕩南土未安內之所急者帷幄
決勝之謀外之所急者奔走禦侮之士先生惇然
一老漂泊蜀中猶鳧鴈之飛於江湖何筭而我高
宗皇帝一聞侍臣之舉求之惟恐不及慮其出之
難旣飭宣司具禮以津遣慮其來之緩復飭所至
加禮以勸行金遞絡繹於中塗膚使肅迎於候館
脩門未入而列之經筵講席未溫而陞之禁從禮

貌之隆冠絕當代我高宗之意夫豈徒哉二老歸
而周興四皓來而漢定天命人心之去留固有非
智力所能與者異時經筵密勿志意交孚危微精
一之旨旣有以續堯舜禹湯文武六七聖人之傳
緝熙光明之學又有以垂我宋聖子神孫億萬斯
年之式皇乎休哉初先生退自經筵來館於此猶
榜曰三畏齋其持敬不倦如此嘉定中郡守陳君
芾始因郡人黃士毅等請卽三畏齋之舊繪像建
祠君以爲貌像之有嚴雖足慰典刑之仰而佩衿

之益遠寧能無城闕之嗟擬計積累之贏略倣先
朝四書院之制並祠築室以舍學者買田收穀以
食之而儲和靖與其師若友之書于中庶履其地
必思其人誦其書必求其旨事方權輿而知府事
真寧張君嗣古提點刑獄前使者浚儀趙君汝種
後使者南豐曾君穎秀復從旁從吏之且各捐貲
以助田是材不靳直工不靳傭指期而成不愆于
素繼自今朋簪日蓋戶屢日滿有學聚問辨之益
無孤陋寡聞之蔽斯文未喪於此有觀焉旣成而

屬余以記余方病吳人迷於佛而不知反以爲曹
君此舉上而光昭我高宗皇帝聖德之大下而迓
續我和靖先生道統之傳而所以美教化移風俗
稱其爲部使者又於是乎在故不辭而爲之書君
諱幽今官朝奉郎余爲漫塘叟劉某時端平乙未
八月中澣

漫塘文集卷之二十四

宋籍思隆蓋通判建康府太常寺丞直顯閣主管玉局觀漫塘病叟劉學著

題跋

書印紙後

余性疎拙初注官時鋪吏授一卷書曰謹視之是吏部印紙仕之久速官之功過將於是乎考余曰唯既棄官始不加愛重士之始仕與仕而再謁選者須保官人憚保官之批印紙多靳不與以余之芻狗視之也因借去自相郵以為保或累月不歸

或迷不知所在友人自行都歸習聞其事以余爲
非且言萬有一不實諉曰不知可乎余是其言因
索歸書卷尾以謝來者時嘉定辛巳立夏日怪矣
病容無食肉相介然禰性無容物量智淺而慮不
周才疎而用則曠不返初服而啓榮望豈但之不
可七必弗堪將見一不成萬有餘喪故俛焉而歸
超然自放衣敝袍可無三褫之辱飯蔬食何取八
珍之餉隱几覺來杖藜獨徃或從田家瓦盆之飲
或和漁父滄浪之唱顧盼而花鳥呈伎言笑而川
谷傳響賓送日月從容天壤道逢扁舟而去者詰
之曰子非霸越之人歟陶天下中須子致富宜亟
去毋亂吾槩遇藍輿而來者揖之曰君非不屑見
督郵者歟宜亟歸有要于路者藉得錢送酒家固
不若高臥北窻日到羲黃之上也

豈跋三朝賜齊齋倪尚書宸翰

不效孝宗宸翰

臣於此卷見孝宗皇帝聖德三馬宰臣同時進擬
學士七人而六人在朝儲才之盛也於七人之中

擢任倪公而文章氣節皆可與日月爭光用才之
審也郭師禹光宗皇帝之舅以才受封非將內禪
不授節鉞抑近戚重名器也詩曰豐水有芑武王
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我孝宗皇帝有焉嗚
呼聖矣哉

晉淮光宗宸翰

光宗皇帝受禪凡一話言一舉措必視太母慈顏
稟壽皇慈訓觀其以倪公草伯圭制爲愜壽皇之
意以繳吳玳除郎爲契兩宮之心故驟自庶僚擢
登禁從他可想見異時小愆常度蓋疾病則亂貴
賤所同而近臣無如韓魏公者小臣辱賜第龍飛
之初嘗瞻日月之末光讀此感涕不知所云

寧宗宸翰

尚書之鎮當塗泉南撫摩其民不啻慈父母之於
子故京口命下闔境欣然引領南望曰庶撫我乎
而竟改命天下三百餘州那得一時邦伯皆尚書
者恭覩寧宗宸翰重爲鄉邦惜

題陳少陽畫像

漫塘文集卷之二十四
陳公以布衣扣閤恨不手鋤姦佞今雖死垂紳正
笏生氣凜凜姦佞益少避恐不減段太尉無恙時
而京跋靈濟廟加封誥碑派縣一節派印首前書
石林葉君峴宰金壇之明年始刻嘉定戊辰戊寅
加封靈濟廟神孚惠靈佑王之誥于石旣事父老
相與言今戊辰之封王啓於前大夫趙君師舉迄
今十有八年矣戊寅之衍徽號爲四則前太守丘
侯壽雋實啓之亦八年于今閱令數矣而誥命積
藏來者弗之見邂逅守不謹見者復玩易之甚非

所以恭上命而昭神休今大夫獨能輟費於補苴
之餘奮然爲之不其偉乎而姓氏不列無以詔方
來則爲義有闕因合辭來請竊惟大夫一念在民
其刻是石也而豈徒哉夫昔之歲旱而禱禱而應
而上之所以錫命爾神者旣如此則今之歲當如
之何夫下田甫種而高者乾近溪可灌者涸守令
之望于爾神猶前日也然則仰空一噓使風雲會
合雷電皆至一雨霑足百穀用成神其得已乎其
不得已乎語曰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

之與於大夫亦云大夫字某今官奉議郎寶慶改
元六月朔邑人劉某書白煉用如斬其鋒曰予其
之跋羅樞密點薦士帖限四空一與知風雲會
前史有言一君子存羣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不
敢爲惟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乃無所
不爲今觀樞密羅公所薦八士皆極天下選又皆
同時在朝蓋幾於空國而無小人矣可不謂盛歟
然物盛則衰君子於此固凜凜也

跋倪尚書思遺奏大夫

范忠宣公疾革口占遺表命門生李之儀次第之
其子平正以公口占皆朝廷大事慮有後患卽以
其本繳申穎昌府後果有疑遺表非公意者竟賴
穎昌本以免然則尚書倪公臨終必自草奏豈惟
見其精識不亂其爲國家慮深矣

半山跋丘忠定密與鄭檢法唱酬集不

故樞密丘忠定公以盛年亞倫魁以直道結人主
以臺省第一流人物持節近甸其風采如太阿出
匣宜其眼高四海氣蓋一世睨視同列無足當其

漫塘文集卷之二十四
意而其賓主之間更唱迭和意味乃爾足以占丘
公之所存且知鄭君之得此非苟然者

跋晦菴書陶窻二大字

半山謝公墩詩云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尚
隨公晦菴先生匾故鄭君之室曰陶窻二公竟交
千載之上故先生有云倘九原可作某人必不作
半山語邂逅神游白間一笑第未知誰爲賓主耳

跋孟侍郎

歲辛未八月四日孟貳卿守婺賦前詩有豆邊學

舍又秋丁之句丁丑仲秋其從弟能父袖此詩過
余於漫塘時丁祭甫再宿計其日實貳卿賦詩之
日也相距整七年而貳卿旣葬矣古詩云生存華
屋處零落歸山丘覽之浩歎孟侯貴戚之卿方和
此詩時蓋年踰耳順矣猶拳拳師友之誨則少且
賤者宜如何能父知實此詩必知佩此意孟侯不
亡矣

跋楊文公書李義山詩刻後

文公書李義山詩數十篇蓋當時習尚如此與坡

谷諸賢喜書杜少陵詩不異韓退之曰春秋謹嚴
左氏浮誇杜元凱好左氏夫豈浮誇者覽此當得
之矣

跋楊文公書遺教經
文公晚悟佛理此經乃佛末後語意其書此必公
垂沒之年按公之沒年僅四十有七則氣血猶盛
壯也嗚呼豈不自知其當然者耶

跋呂子約與羅樞密書

觀呂子約文所與羅公書知二公之所以相求者
如許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書周蠹齋子集後

僕未冠遊鄉校以諸生謁故學正宋公見其高談
雄辨博學強記退而自喜曰吾猶及見古人也方
將修弟子禮會公與臧教者弗合去後二年僕始
得率同志師事今吳興郡博士陳公東之視宋其
學識所到吾弗敢以淺深論而記問殆過之扣二
公淵源所自皆曰故蠹齋周公孚吾師友也今亡
矣而遺文猶在子取而讀之其有合乎僕時困舉

子業謝未遑又數年僕去塲屋宋公客死西州而
陳赤官旁郡時雖記二公語而蠹齋文不可見又
十有三年始於里中周舜卿處見所謂鈔乃編者
詩律嚴整且字字有來歷有杜少陵黃山谷之風
擬騷二篇亦勝乃俛然有懷二公曰魯無君子者
斯焉取斯

書碧峯詩集後

唐詩人如戴叔倫權德輿張佑許渾輩多居吾鄉
本朝南郭先生陳公後湖先生蘇公近世紫薇舍
人蔡公棘寺亞卿譚公皆以詩顯紫薇與南郭同
受知於王文公後湖則受知於蘇文忠公後湖辭
聘家居從其游者甚衆如洮湖之陳煙霏之丁父
子伯仲皆相與游策杖花朝扣舷月夕蓋不知幾
來往公諱序字彥育於洮湖爲最知名初以詩受
知於向薌林薌林以寇萊公家孫女歸之會薌林
入覲高廟問中原故家悵萊公之無後薌林以一
女漂流爲士人陳某之妻對高廟惻然卽命官之
命旣下薌林爲製冠裳遣介併勅命致之其家公

始知而拜賜當時以爲盛事後立朝爲勅令所刪
定官改秩簽書保寧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而卒年
來詩社久廢山川寂寞後生束於科舉不復爲詩
間有切切從事其間者父兄師友爭尤之以爲用
意不專前輩風流盡矣夫詩本於志而發於情有
人焉志有所之而不得伸情有所感而不得發凡
胷中之是非好惡皆不得暴白則聾聵人耳喑啞
人耳勉而爲文必齷齪腐爛尚何望其發天地之
藏幹神明之蘊盡萬物之情也哉余嘗以是隘今

之爲士者曾公之孫俾書集後因併道余所欲言
者公家有庵在茅山之麓名碧嵒故號碧嵒居士
集

書石湖詩卷後

余與蜀李季允同爲紹熙庚戌進士慶元間季允
由校書郎還蜀舟未具小畱儀真余時爲郡掾無
日不會因問近時南士帥蜀誰賢季允以范石湖
對余疑焉細問之季允言蜀之俗大抵好文其後
生徃徃知敬先達先達之所是亦是之范公以文

鳴其毫端之珠玉紙上之雲煙蜀士大夫爭寶之
又其爲政平易近民民有隱必伸有謁必獲故其
教易成其政不嚴而治余聞而私識之今觀江君
遂良所藏春日田園雜興詩卷其句律清新字畫
遒勁又熟習田家景物益信季允之言不妄

書沈少白詩藁後

詩貴乎工然非身更此境不能爲此語杜子美久
於羈旅故語多淒切韓退之游遊賓幕故語多嚴
整陶元亮志在田園故語多閑曠必熟此三者乃

知黃川沈夫子詩律之工

書李君梅花衲後

閩人李君寄示梅花衲余讀之如讀桃源記遐想
武陵漁人誤入桃源但見深紅淺紅後先相映雖
有奇花異卉間廁其間莫能辨其孰彼孰此也紹
熙間余尉江寧李魴伯鯉者實余鄉人年七十餘
客授方山觀示余梅花集句百首其所取上及晉
宋下及蘇門諸君子雖句句可攷而意或牽強如
兩服兩駝用生馬駒費盡御者力終難妥貼今李

漫塘詩文集 卷之二十四
君所取下及於近時諸作猶犧象尊間雜以一二
瓶罌雖雅俗不同然適用可喜也况後視今未必
如今視昔耶余故喜爲之書

書尤季端遊山志後

尤季端丰度閑雅被服褒博法古進賢冠製巾從
一之羽衣躡遊山屐上下巖谷出入煙雲間僅八
九日盡得三茅之勝哦而爲詩筆而爲志詩清而
腴志微而顯當與是山俱傳甚盛甚盛昔韓昌黎
賦南山詩極其形容筆力殆過子虛上林而論者

謂曾不若杜少陵北征詩爲有補於世今觀是編
首載劉混康之謚誥墓誌以見跡涉誕謾則詞翰
雖工不足以垂世中詳天聖觀池中小蟲之形狀
以見物非靈異則寵光雖被不足以惑人末言虞
劉張三人之進以見此曹之遇否特幸不幸非真
有聞於斯道者其有功於世教弘矣欲不傳得乎
書惲敬仲詩卷後

文章所以發天地鬼神之秘寫風雷電雹雨露雪
霜寒暑晦明之變使人物蟲魚鳥獸無所遁其情

山川泉石草木不得私其英華偉麗必其氣之清也故物不得而汨之必其氣之直也故物不得而撓之必其氣之和且平也故物不得而激之必其氣之果毅奮發也故物不得而沮之汨之則昏撓之則屈激之則偏沮之則止猶之牛山之木雖日夜之所息萌蘖生焉終濯濯耳故論者謂文章以氣爲主蓋杜子美非能兒視嚴武則杜曲一田舍翁李太白非能奴視高力士則長安市上一狂人耳那能光燄萬丈與日月相爲常久哉雖然此可

與老成長者道難與後生輕薄子說恐說夢癡人前更使得狂易病柳塘惓敬仲其老成長者歟予於其姪文得其詩文一編細讀之未識其人而其清明剛大之氣已勃勃然見於文字間惜其屈於時而有未伸故猶時欠自在予更欲其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使世之爭能角勝於翰墨場中者見之若紀消子之木雞異雞那能與鬪反走耳敬仲以爲何如

書修江劉君詩後

大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由是而言詩以述志志
外無詩而近世作者求工於鍛鍊用力於模倣往
徃句愈工而志愈失句愈似而志愈非如曹西士
所獎修江劉君之詩若淡然無味而思之未嘗不
悠悠有得其庶乎

書黃葵艤艇記後

漫塘叟以一葉舟爲生涯戊子夏旱舟艤岸者連
月秋水旣至欲棹舟以夷猶江湖而舟漏矣蓋久
不運用之故幸覺之早亟補苴之因頗怪黃叔向

艤艇安居十年而能使不漏因語叔向野水無人
渡孤舟盡日橫無人渡而舟橫野水漏而不漏勿
問可也今江天薄晚歸人爭喚渡勿問可乎叔向
曰然吾當歸而求之幸而不漏猶當增葺庶乘長
風而破巨浪叟曰唯哉識其語卷尾

書明秀軒米元暉詩後

李太白游蘄之黃梅畱詩烏牙山曰夜宿烏牙寺
舉手捫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句律崢嶸
超越千古寺僧不異委之梁間元豐中曾阜子山

宰是邑得之驚喜顧不能壽之石使太白書蹟與此山俱傳而私以遺當路過者憾之趙似之得朱元暉明秀軒詩來尉金壇卽斥俸餘刊置軒下亦異於曾子山矣似之名佈夫其刊是詩也當某年某月日曰或更曰或姑端其語本耳

書葉元老渠陽送行詩卷後當曾臺私來詩
鄉人范寥信中初自蜀來卽丐貸爲資徃從山谷道人於宜州時防禁尚嚴山谷所與來者皆歸獨信中久留不去山谷所與唱酬具見豫章集中若

范君可謂勇於爲義矣又竇君從周字文卿生長田里衣食自給以是深居簡出足不及城市年過知命客有爲言建上朱文公講席之盛者卽裹糧從之其所與文公講學具見池陽所刊文公語錄中若竇君可謂切於求道矣吳門葉元老忘其年之長不憚地之遠且險徃從鶴山魏侍郎於渠陽其爲義之勇不減范信中求道之切不減竇文卿宜鶴山所以相與者如此紹定辛卯小至十日謹書于渠陽送行詩卷後

書秦氏各孫詩軸後

陽以二五爲得中以陰居二陽居五爲得正居得其中則大本立矣而正以出之其君子之時中乎秦隱君以中名孫首以正字之蓋深於易者其孫子正雖非所識鄉評如前不忝厥祖矣口占二十八字書于後卷舊聞呂氏一千中十五名孫見此翁說與雲仍須會取是中分付略相同

書陳兄治安策後

竊觀永嘉陳君條上十事如穀粟之療饑桑麻之

禦寒參朮之已疾雖不若芻豢之悅口綺繡之奪目瞑眩藥之速效循循而用之可以活民生壽國脉其功遠矣杜少陵歎民生之疾苦恨不得如元結輩爲邦伯使萬物吐氣某觀此益信君所陳第三四條爲知言且知君必能以其所以告君者告邦伯吾邦幸甚

書衢州江氏小山祖墓記碑陰

始余讀韓昌黎衢州徐偃王廟碑嘆曰徐氏其盛矣乎百年之間而守土者相望皆能本其祖之所

自出而修崇廟貌以致其虔可不謂盛乎一日過
新句容江大夫見其出衢州小山祖墓記乃喟然
曰衢固又有盛焉者耶江徐皆衢之望余弗敢以
輕重論然廟貌之存固不若丘壠之如故凡徐氏
佩大守章而來者皆曰祖廟固不若江氏所傳之
適也江氏世裔之盛已詳於大觀所記茲不復登
載淳熙中天子慮士大夫風俗頽靡擢直臣以掌
風憲開衆正杜羣枉天下稱之實江氏之裔孫曰
溥句容其子也名公亮字元弼肅而寬有父風江
氏之大蓋未可量句容以墓迫開元縣治畛域易
紊且大觀之碑已仆後或不可攷復命固垣塘摹
舊記而復刊之以余與同寓里俾書于碑之陰

書夏肯父乃父誌銘後

水心葉先生之文如礪谷泉挹之愈深慈湖楊先
生之字如節制兵整而不亂是誌也水心經年方
脫藁慈湖見卽落筆則肯父所以得此於二先生
必有道矣記曰幸哉有子如此僕於肯父之先君
子亦云

漫塘文集 卷之二十四
題張端表肯齋韡軒

故湖山堂張先生喜讀書儲書之富甲于吾里延
大學名士與其子游傾家貲不計家以是貧諸子
祇承厥志皆以書起家長之字曰端表調舍山簿
萃所得書藏修其間而徵名于余余名之肯齋又
於所居之東偏爲屋二楹日與二季游焉余名之
韡軒二字本于書若詩見者可自得之齋言邃軒
言明也夫處鮑肆而臭入蘭室而香物理固然繼
自今端表座中客吾知其必孝友人也不愧其親
而無間言於兄弟者也不然於我心獨無戚戚然
者乎故併書所以命名之意俾揭于座右

跋聽雨圖

蔡天啓中書集中有跋畫一段云余官京師十五
年日有藪澤之思偶得尺素作平岡老木以其餘
地授伯時請加遠水歸鴈以扁舟載僕因題詩其
左曰鴻鴈歸時水拍天平岡老木尚寒煙付君餘
地安漁艇乞我春江聽雨眠伯時唯唯然懶不能
竟他日彥舟取去以示令戡卽取筆點染如詩明

年冬余補常倅歸過彥舟壁間見頗有佳思初夏
泛小舟至村舍歸沂珥瀆河至十八里店遇雨宿
橫塘埭下閉臥蓬中夜分不寐聞歸鴈聲因記曩
時復作絕句云平野風煙入夢思殷勤作畫更題
詩扁舟臥聽橫塘雨恰值江南歸鴈時自作詩畫
蔡卒六年而竟踐之念曠蕩之可樂悼歲月之不
留於是悵然者甚久舟過丹陽宿北山僧舍因書
以遺令哉且寄彥舟以跋前畫云李伯時風流文
雅無所不學而於畫尤工令哉宗枝之秀彥舟王

氏渙之與兄漢之俱爲名侍從皆一時見推於蘇
門者余里中友王君虎文彥舟曾孫其家收古書
畫甚多竊意蔡天啓所題畫軸猶爲家寶故書其
事遺之亦綴小詩云我是江南把釣翁橫塘埭下
幾經從開編喜見詩中畫太息難追物外蹤

全山書鄉人公劄後

強民買田宅非蕭相國之本心無地起樓臺乃寇
萊公之盛事若時名德肯愧前修某官起場屋者
幾年搏扶搥者萬里深識細民之情僞獨推大手

之文章扶日轂上天衢論功居首若大旱作霖雨
有識傾心胡爲幸此二千畝之田而乃肩夫數十
家之怨其實高者多在磽确或爲馬鬣之封下者
全仰隄防常憂蟻穴之潰積年之工費旣廣衆戶
之契要亦明忽當萬寶告成之時而爲一網打盡
之計黎老闔門而涕泣丁男當道而啼呼果使聞
而知之夫豈忍而爲此加以憲臺遣吏使府差官
比年之文書不用而蔽以遠年衆口之叫號不聞
而決於一口凡犬牙之相入皆虎視而欲吞惡子
追隨梟鷂競噪里胥供億雞犬亦空更聞耳目之
官相爲唇齒之勢左輔右弼方將齊上於政塗西
陌東阡更欲相連於別墅惜哉羣小誤此兩賢繫
鴈足之書悵無從達尸鼠輩於市盍自爲謀豈惟
洗汙俗於一朝亦可激清風於萬代

書真漕德秀與建平尉兄書後

警曹官之卑晚科人所易而一道使者所以獎遇
之者如此非吾兄之賢何以受知非真公之賢驅
馳原隰周爰咨詢何以知之展卷令人三歎

書真西山漕江東日與建平尉兄往復救荒
曆後
鼓伯牙琴知音實稀運匠石斤郢質謂誰世雖相
求而巧相違嗚呼恭靖身老官微堂堂真公位高
德卑惻怛視民端由已饑上令下行朝聞夕馳下
請上從響與聲隨使彼疲羸皆飽而嬉一卷之書
子孫寶之豈曰私藏百世之規

跋湯侍郎勤王錄

少師湯公能識范公寥於羈旅中從史上變以弭

亂萌遂使江淮千里之民一時免墜塗炭又能辨
明受僞命於倉卒之頃詭宣舊赦以慰一時倖利
之人而實不虧於臣節使十萬勤王之師直前不
詘非其見大義昭然如日月之明臨大節屹然如
山嶽之時處大事恢恢然如匠石之斤庖丁之刀
刃游餘地疇克爾世降才難讀其家所收記錄諸
書令人浩歎紹定癸巳陽復後十日鄉後進劉某
謹書于少師五世孫岨所示勤王錄之末

題得軒扁

予觀世間貴者役於名富者役於利貧賤者迫於
寒鮮有自得者予家年來屋可蔽風雨田可給
伏臘嘗仕矣無戶役擾嘗學矣無緇黃巫覡費兒
孫長有書可讀親朋至有酒可飲夏葛冬裘晝嬉
夕息於予計得矣陶詩聊復得此生取以名予軒
云非其具大壽與然曰凡之謂大曾山於
書徐君家訓後

釋老而以古喪祭禮行之家其不見是於流俗宜
矣釋老之不當用固非一端今姑摭其近而易見
者爲徐君言之夫人以家之不足而乞假於人必
卽諸有餘者以彼之有餘故能濟我之不足今之
爲釋老者剪其鬚髮棄其族姓忘父母之恩絕兄
弟之義揆之三尺不孝不友罪無大於此者而自
其宗門中言之終身不犯戒律者有幾則其罪蓋
不止於不孝不友彼自求以逖於人禍天刑之不
暇而吾輩反欲因以徼福於亡者得乎夫六經論

孟之書所以垂訓萬世不可凋滅者以習其句讀
通其義理推而行之可以致君澤民開物成務故
也今之爲釋老之徒果皆能習其書之句讀通其
書之義理否彼所謂書誕者不足信要切者不過
欲人自修耳於他人何有焉藉有習而通之彼方
自私其身不屑世故肯饒饒然誦其書以乞食於
人否况今之所謂法事僧道承舛聽說動輒可笑
而謂此輩能爲吾亡者徼福今幾於厚誣亡者乎
經曰望柩不歌又曰忌日不其以哀樂之不可並

也今其徒所用螺鈸等乃胡樂耳所作道場又時
時附會歌曲抑揚其聲以取媚於俗不異俳優之
爲而以施之喪祭得乎又始疑肌膚欲潰尤惡震
動故亡者未殮或有雷聲必須用物鎮壓此其爲
慮甚遠今早夜多張燈燭震金鼓於棺柩之前惟
恐其徒之不衆器之不具聲之不闕無乃太忍乎
經曰祭之日思其所嗜又曰思其居處孟子曰牲
殺不備不可以祭而今也類棄其嗜一用素饌亦
有去其家庭而祭之釋老之居者是所嗜與所居

不必思而牲殺不必備也昔之人有行之者梁武帝而武帝幽執而死宗廟果不血食放而行之可乎而流俗之人方篤信固守真大可謂徐君不彼之謂而反憂彼之謂我過矣

題桂山君與周西麓帖後
人倫大要在孝與慈桂山君垂沒拳拳爲母求銘囑子以學孝慈具矣此蓋天命之性與生俱生釋氏反此而曰能識心見性吾不信也紹定改元春

題桂山君王伯奇所書而少游後

知子莫若父觀桂山君臨終言以遺其子辭意各異其處之審矣昔陶靖節不察其子之所能而槩責之杜少陵不察其子之所不能而槩譽之故二家子終於無成桂山君得之雖然處者易出者難出者勞處者逸馬文有缺文平生之言度少游必不慕伏波後日之事故余敢爲淵道賀紹定改元仲春朔

題桂山君所書和氣敬愛忍耐輸機八字後
和順之氣積於中而敬愛之情達於外蓋兄弟之

常而妻子間之則臨事必將求勝臨財必將求多
求勝則爭求多則奪忍耐以抑其求勝之心輸機
以息其求多之念桂山君之慮遠矣

題趙章泉所作桂山君祠堂記後

章泉先生頃歲爲同年余子壽作兼葭閣記屬某
以書今王深道

深道之父諱木字伯奇今嘗去其墓云紹定改元

二月五日

書所題印紙語後

王深道將行語某曰某之來也國子周先生與二
三名人以詩送之意皆屬子今歸矣子寧無言乎
應之曰余安敢忘言孤諸君厚意抑余聞樵牧

異趣農賈殊宜故語樵者以牧之閑語市人以農
之野意必不領顧某如鷓鴣尺鷃躍不過數仞巢
不過一枝而諸君鵠立鸞停方刷翮而游紫清某
如穴蚓井蛙惟時從草間引脰一鳴而諸君如蛟
龍得雲雨方掣電轟雷霆其不同如此藉子郵吾
言能不曰是不祥語胡爲至於我乎深道曰不然

則爲書頃年批印紙數語以遺之乎

題趙景壽詩後

王深道示趙景壽詩讀之甚似某丙寅丁卯間在越上所見亡友趙蹈中詩蹈中達而死其兄履常言獨不苟世所取信其詩會當有傳景壽宦不達又不得年非其故人爲發揮之則銜冤地下矣深道勉之紹定改元

題王深道家晉博誌之後

晉博誌與保母帖同出於今人或者王氏復興之

祥

漫塘文集卷之二十四

漫塘文集卷之二十四

二十五

漫塘文集卷之二十五

宋籍畧改添着通判建康府太常寺丞直顯閣主簿高觀漫塘病劉宰著

銘箴頌贊致語疏附

文房五物銘得軒初成張簿送筆墨硯檀香

壓尺水晶筆架戲答

平而泓盡墨之銳而不與墨爭吾是以知爲端溪
之舊坑也圓而勁免冠而髮逾整吾是以知爲中
書之毛穎也凝青煙玄之又玄吾又以知廷珪之
不死家法之有傳也直而砥黃中而通理

漫塘文集卷之二十一
煙落紙而邊隅帖然若長城之衛者非守河之
檀子歟雪崖冰趾離立而不倚使吾中書君時與
其膠漆之友高枕其間而不躡問誰主者則吸風
飲露之仙子也猗歟得軒叢爾何以有此蓋樵室
張自
號
主人憐其文氣之衰贈此五者以扶持而振
起之也

座右銘唾面自乾史以爲婁公盛德漫塘叟
曰未也臧孫有言曰美疢不如藥石曰藥
石矣宜從而味之可使徒乾乎廣其意爲

座右銘

唐有宗工厥德有容曰惟婁公非意相干唾面自
乾坦然而寬唾必有由唾必汝尤宜反而求求之
而得味我藥石君子之則

舍齋拙齋銘京口郡寮陸君以拙名齋書來速銘

書而後因爲之書

仰而盱俯而趨揣勢視時如盤走珠求之而得如
鼓應桴茲巧之爲而巧者劬言之質扣之實介然
自守泊乎其無術或垂流而止或投機而

之為而拙者逸去拙而巧以逸代劬其可得兼態
掌與魚人之言然於予則否揚興詭對嗇夫利口
無益於得而顏孔厚宋璟之剛韓休之直豈以直
尋而遂枉尺由是而言命乃在天巧徒爾劬舍旃
舍旃巧則劬矣而又失已藉獲所求如負塗豕蟠
間厭足妻妾所恥拙者既逸得之則榮不幸而失
非念所經進退綽然山高斗明拙者誠巧巧乃大
拙因君名齋遂我拙說

牧齋銘 主冊陽簿周君鑄 以牧名齋徵銘于

漫塘叟

柔順自牧詩著歸美卑以自牧易謙之辭義取於
養所以為牧卑順自養維日不足如器之虛入者
受焉如澤之虛可來百川勇哉子路聞過則喜顏
有若無庶幾聖矣苟失其養器盈為害眇然一身
孰擬其大愚而自用賤而自尊迷方而行速禍招
愆為聖為愚機括在是凡百君子夕惕若厲

定齋銘

物來而競物去而定以是銘齋子烏乎正性一乃

漫塘文集卷之二十五
心母爲物勝霖雨大旱用楫大川吾不矜簞食
飲曲肱而枕吾不病吾非死灰其心槁木其形亦
非以栝菴爲仁義杞柳爲性者也

澹齋銘友人于國賓名所居之室曰澹齋求

銘于漫塘叟大其責器益爲害煇然一良

當暑而葛禦寒而裘象牀玉手熨帖和柔澹然此
心卒歲無憂積粟如山量畜以谷酒池肉林饜飫
童僕澹然此心不負此腹惟子于子筆耕以獲豐
儉有時喜愠無作饑速瓶空寒陵衣薄先生澹然

隱几南郭揭此名齋展也無忤

善音而無不善
簡軒銘余旣爲符伯壽作簡軒二字榜銅陵

治事廳側因爲之銘以致朋友切偲之義

丞之在邑位高而偪松竹之間吟哦自適崔子始
之韓子紀之簡以名軒其尚以之律已以簡簡則
易足豈其哆然以人從欲臨民以簡簡則民便豈
其紛然傷和召怨常平之儲免役之征版籍推受
我爲民正敬之戒之則罔所愆居敬行簡雍之言
然

悅堂銘

事親必悅悅親有道孝友之尚詩書之好聞義必
徙非彝罔蹈則親之心無貳無虞含飴弄孫以怡
以愉芝蘭玉樹茂長庭除舍是不思惟日孜孜衣
必輕暖食必其肥異乎曾子非余所知以謂簡俱
徐君易齋銘
五十學易聖有成說比其晚年韋編三絕子年方
壯子氣方銳易以名齋泰哉取義學易有道觀象
玩辭善惡之幾必先知之行其善者而戒不善于

以求之其則不遠

宜齋銘為監權院門孟君作

高位難安重祿難干烏乎宜乎抱關之官

守約齋銘蜀李平叔秀崑子求齋銘于蔣良

貴良貴名之守約且記其說漫塘叟為之

銘

惟顏氏子為已之學厥聞既多必守之約蓋方其
初審問謹思亦既得之則弗失之方寸湛然日星
明只其怒不遷而過不貳一唯之悟參也其亞賜

多乎哉我則不暇

扇銘

竹為骨紙為容不受朱粉污不煩針線縫動則四座清風靜則天下隆冬

王深道硯銘

達而直者理也圓而方者形也孔思周情用晦而

明

龍股草子箴呈史守侍郎



下隰之早厥草惟喬是名龍股不殖而饒既華而

實匪麻匪蕎終朝採之不盈一瓢載春載節以永

今朝維昔范公進烏昧草仁宗愛民震驚聖抱內

示六宮外謀諸老振廩發粟澤潤焦槁龍股烏昧

是或一道皇乎聖君不愧仁考誰為范公言之在

早

箴送戴兄主長興簿

凡民之生有田有賦期欲不違數不可誤稽其當

輸已輸而勾則令不煩民乎何尤一或不然則權

在吏緩急逆施民乃慢易其頑者慢而善者擾豈

惟病民經賦滋少故古設官惟簿曰主母怠母荒
上帝臨女司刑箴送王牧仲為黃州錄參王牧仲天資
開爽不患不明家傳清白不患不廉是行
也實為通籍之地余懼上官或以意望吾
早也實為通籍之地余懼上官或以意望吾
惟聖好生以刑教德惟臣欽若哀矜惻曰彼嘉
師于獄之麗繫我淑問貌溫氣夷以察其情以盡
其辭故曰祥刑非訖于威二典既邈五疵參互反

惑於辭貨誘於賂來牽往還內偏愛惡惟明能察
惟廉靡求四疵遠矣抑又何尤惟時上官獄以意
成所貴有司實持其平云何不思惟意之承怒苟
未怠根連株逮捶楚鍛鍊以成其罪意之所右覆
之翼之罪雖貫盈罰不毫釐曰吾之明非闇於理
曰吾之廉非役於利下獲乎上志乃可諧意鄉一
分職為厲階淹速有度富貴在天釋之竟是周來
疾顛名義凜然鬼神森列野人作箴敬告司臬

琴堂箴寄羅新淦

漢書文選卷之二十五
七
百里之寄民命所繫公則堂堂不爲物制明則皦
皦不爲物蔽廉以風厲寬以撫字終之無倦盡善
盡美旣善美矣而不免議謂公賣直謂廉飾僞明
爲苛刻寬爲縱弛以無爲有以似爲是反而求之
盖亦有自繇恃其公而行之銳辯是與非疾怒盛
氣繇恃其廉表表自異謂人弗如濶步高視寬以
自喜縱舍惟意心以自多察及微細媚者因之旁
證曲指怨者乘而謗譏滋起古人絃歌厥有微旨
欲平此心處事以理順理而行不參以已功成不

忌名成不毀書寄琴堂勉哉無替

理曹箴

錄糾事遺戶察民情法曹殿之持三尺平惟理曹
掾司獄之成兩造易惑單辭難明宜脫而收盍重
而輕善者懼矣爲惡曷懲泰山壓之不震不驚氛
霧障之且明且清察詞必審得情必矜神之聽之
福祿來寧

征官箴送趙居父之官婺女

於皇聖朝官以良置維時司征職分民利見利思

義君子則然義苟未明性以習遷晨起坐曹百貨
環萃顧瞻後先目動心醉用焉而便服焉而宜則
賤售之以歸其私曰時之新曰物之異則籠取之
以媚其貴有竊有攘或乞或假則故縱之以惠其
下滔滔皆是誰以易之有不苟則景星鳳芝宜持
其平而制其弊使下無怨而上不匱時有營營求
利之羸額徵其故歲課其盈日比月校而責所負
吏奉急符闕如虓虎財非天雨亦豈鬼輸彼士農
工視我蔑如維此商人星馳露宿後此毫分仰事

俯育未能經之忍故增之亦既割之忍復奪之賢
者處此鹽車之驥欲足之展而與之曳抑余有言
人毋自畫身正令行意誠物格兼斯二者可通神
明明明上帝寧莫我聽寬之一分聞于四遠水浮
陸奔我舟我輦昔憂其乏今見其餘謂余不信請
質詩書質詩書曰無罔味也思吳胡谷之無責玉璽詩
以合酒官箴送趙禹仲之官常州昔必相相相
惟洒亂德先聖所惡子方妙年而司權酷然古君
子職思其居既居其職可不思歟出納之各有司

之謂會計必當毋付之吏市道之常有取有捨毋較勺合以杜來者貧民竊釀不過斗升以奉耆老以合親朋毋信譁徒破盎羸瓶飲者必醉醉則慢易撞搪叫號罔知所忌是能容之無責正理信能行此上下相安遠濟世美邇奉親懽萬里夷塗爾車俶載尚謹旃哉毋輸爾載一合聞于四裔水行入舟任齋箴贈金壇尉暉堯章兼漢二音何融輒聖之任者實維阿衡聿求其初莘野躬耕一朝幡然釋耒而起以天下重自任於已欲使是君爲堯

舜君欲使是民爲堯舜民一毫弗如我事有愧一夫不獲若撻之市有夏之末佐興唐虞尹躬暨湯猗歟美歟下迨漢臣道不及古猶謹厥任罔敢自恕越國謀人後耿先韓成而歸之一語不寒梁王墜馬賈傅自傷曰傳之罪臣何敢忘魏相爲相惕然內省陰陽不和咎在臣等後之君子鮮克知此勉效一官苟焉而已害所當去利所當興曰毋自苦以賈怨憎藉不得已而啓其緒抑之則悔怵之則沮或勢之改怠而弗爲曰藉有成誰爲爲之推

而上之以事其君狗苟蠅營以終其身有善弗陳
有過不諫曰上意異母固相反或開其端使之自
擇以幸他日文過塞責或於其間視勢遷就庶幾
他日兩不任咎主德日睽民瘼日滋惟彼不任以
至於斯我車既攻馬壯御良我才既宣巨棟脩梁
夷途萬里須我疾馳明堂九筵須我成之任哉任
哉勿傾而止齋以任名勉哉君子

姪孫子敬字直孺箴

禮之大端曰毋不敬慢易輕率為學之病持敬之

道一而不一不貳以二斯直之謂內志既直則無
邪思由是而之厥塗孔夷名汝曰敬字汝曰直孺
子勉之可以入德

戒陳外第諸子

維汝之父實我同生汝父服終我言汝行孝以事
親敬以事先兄友第恭勿容間言內外必嚴出入
必謹庶身之修而家亦正謙尊而光傲實凶德存
心必恕臨事毋刻歲計在春日計在辰若士若民
罔或不勤內不自強晏起安坐一朝時過寧免寒

漢魏文集卷之二十七
餓進簣山成涓流川竭若富若貧皆須儉節內不自量惟務美觀一朝力盡徒成笑端勿恃有理易興謀訴勿恃有援遲輸稅賦一有追擊辱及門戶隣里貴和細故宜忍交友必擇邪諂勿近一或反是必生悔吝凡我所言確如金石尚念之哉謹勿虛擲

贊頌

漢高祖像贊

冠竹皮冠絳衣玄領羸項前驅英彭後乘八荒爲

金鼓以洪鑪續夏殷周立我漢模何可恃三尺劍何足徵先入關帝主有真隆準龍顏

顏魯公贊

學爲孔子學爲孟軻書非聖而不讀道適正而靡他見危而怵懦夫孔多公有遺文簡編錯落氣雖勁正而學則駁降衷秉彝固非外鑠見義而前萬牛莫曳論功于唐於公爲細以迄于今天地奠位世方恬愉堯言舜趨利害毫髮局縮轅駒人禍可逃天刑爾誅勿怖於死擇善不審公則死矣生氣

澹澹死生俄頃勿謂不聞公則死矣萬世清芬我
贊公像匪公之爲母貳爾心以警有位

三賢堂贊

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其出也股肱聖朝綱維區宇
其處也激萬代之清風立當時之砥柱堂堂魏公
爲時碩輔業廣功崇鸞停鳳翥就養琴堂幅巾容
與脩脩後湖潔身遐舉蹇驢花月短蓬煙雨永謝
蒲輪考槃茲土出處兩得異世同譜不悼其窮不
忘其忠摩青天貫白虹挫佞諛摧姦鋒使宇宙重
開日月再中出兮膠庠之下士處兮社稷之元功
維桑與梓有來必共嗟嗟乎陳公

青 宜興先賢堂贊

學必釋奠其國先師先師者何士之表儀古道雖
遠猶有存者曰鄉先生則祭于社偉哉八公斯文
之宗有德有言學博詞工或時之逢襄我祖烈其
垂於時凜乎風節於此焉居於此焉寓老仙樂此
至忘蜀土以誦以讀其詩其書非其先師鄉先生
歟而學不奠而社不祭邑政之闕邑人之愧棟宇

煌煌像設堂堂于豆于登以謹烝嘗伊誰云始夫
夫趙氏咨爾邑人景行行止言非其衣相聯共主
年久楊慈湖贊贈公也語吾公也語寓李山樂州
水之澄月之明先生此心次寥太清爽非師師其
羅樞密贊 贈夫主領祭于邱對若人公漢文
程石之英丘園此情慨幅巾而野服徒炳炳兮丹
青

文也而亞倫魁學也而為帝師道也而為世輔鳴

呼公乎未為不遇年也方強志也方剛風雲會同
股肱其良論諫百篇日星耀芒公乎亡矣而有不

趙章泉贊

貌恭氣和無月下敲推之勢神清骨聳非山頭瘦
苦之容一笑詩成萬象春風也人見其介未見其

中國相司馬和氣滿華夏惜哉民始蘇身已要人

扶

徐毅齋贊

巖巖乎泰山凜凜乎秋霜烈日一辭不屈而况其
膝萬鍾不受而况乎百鎰五十鎰偉哉此公勁氣
摩空我見其貌已得其中惜也人見其介未見其

通

中庸贊

受中以生賢愚則同行所常行命之曰庸去聖逾
遠精一弗傳賢者過之愚不及焉此亢而高彼巽
不爲各倚於偏汨我民彝中庸成書實子思子使

知中德卽世常理君臣父子兄弟朋友有不盡分
誰執其咎天下國家本之者一曰修身耳外此無
術猶饑必食猶寒必衣穀粟桑麻日用無奇勿謂
其粗理不啻足天地以位萬物以育勿謂其難理
非外鑠造端克謹鳶飛魚躍大書深刻寂寥兩言
亦旣見止領會其元

淵本西岡李氏瑞竹贊

一榦三枝本同末齊由下而觀若龍之角而上騰
由上而觀若鳳之翼而下棲彼兩岐之麥方暑而

秋並蒂之蓮未秋而萎而斯竹也貫四時而不改
則其爲瑞也奚疑維唐李氏於赫厥裔枝葉之蕃
厥本不二則斯瑞也豈非以李君能親睦其族而
不忘其祖之所自歟惟兄若弟少長相嬉匪伊異
人同氣連枝則斯瑞也豈非李君諸子能相友愛
以娛其親而不愧其良能良知歟天降時雨山川
出雲斯竹之瑞夫豈徒云繼自今邑之西郊有連
名桂籍並轡金門者必李氏之弟昆也夫

張端衡古樹贊

皮之輪皴蒼龍之鱗葉之葳蕤垂天之雲雲升龍
騰萬象披靡疾雷破山怒風立水我嘗過此六月
長江恍然見之夫子軒窗老榦撐空綠陰承宇隱
几悠悠清香一縷

拙齋頌邑大夫陳君采取陽城語榜邑治廳

入半半事後貫廊曰拙齋徵銘于叟叟以爲君子

才無所不能而居之謙明無所不察而養

以晦今茲名齋意亦倣此而此意不可不

白也乃爲之頌與邑人共歌舞之

齊以拙名厥義維何請釋其旨播之聲歌拊之字
之惟日孜孜我心之勞爾民之嬉催飭其輸科賦
厥須我政之拙爾民之紆拙豈有心巧亦所欲任
人牛羊當謹芻牧彼饑而啼忍奪之食彼寒而號
忍斷之織期會之愆西曹嘖言謂我爲拙我拙實
然追胥之嚴鞭笞之苦當官而行莫予敢侮民力
之殫吏責以寬茲其爲巧豈予敢安予非素餐以
拙自恕邦賦有經邦用有度取所當取不求其餘
寬所當寬不責其無茲所謂拙直在其中神之聽

之萬福攸同

自贊

道與予貌天與予形予貌予形今合愧丹青抑丹
青有愧兮曾莫狀其中扃寫此貌時予年二十有
六今又二十有六矣見者至不知謂誰蓋予貌
之改如是而予心罔然行不著習不察猶前日
也予是以懼自今以至於死不知尚有一十六
年否使又二十有六年而行不著習不察祇如
今日雖不死猶死也可不懼乎

致語

宴金壇邑官致語

方地百里幸多賢大夫有友五人亦皆鄉善士暇
文書之休暇接杯酒之殷勤豈惟桑梓之必恭蓋
亦草木之同味恭惟某官秉心日月律已冰霜布
縷粟米力役之征欲緩之而未可財貨本末源流
之事皆公爾以無私庠序申教而俗已成藪澤效
靈而禱必應委蛇退食咳唾成詩奚止過淮南之
小山信所謂河間之大雅扶杖癯老空擬借於寇

恂持橐從臣已爭雄於密令某官才足以應變智
足以識機保身遠慕於哲人袖手聊同於巧匠鵬
搏甫息於六月鶚飛卽上於九霄某官粹然天姿
凜乎風力勾稽謹而民受其賜期會信而吏畏其
威寧久卑遲若鸞棲於枳棘佇登華要猶鳳鳴於
梧桐某官遇事如太阿出匣之初藏用若庖丁奏
刀之後南昌隱處企想前人北海尊前不遺來客
如聞薦墨已徹疑旒某官識閭閻之隱微盡夙夜
之勤瘁循初意以勿失躋榮路以非遙衆官處齊

民四境之中有揚子一區之托花村月皎曾犬吠
之不聞梅雨時來於象龍乎何有甫霈傳岩之澤
又開衡嶽之雲凡此宅生疇非藉庇一笑相屬羣
聽具孚小隊出郊垆已不憚草堂之過中盤堆首
藉諒弗鄙玉卮之貧况亦有細腰舞皓齒歌不復
慮黛眉愁紅裙濕式宴且喜不醉無歸某猥廁賤
工敢陳薄伎凡百里兒童沸頌聲湖山堂上集羣
英德星欲應今宵瑞霖雨先開昨夜晴正是壺
中銀漏永不妨坐上玉山傾明年此會君知否

冠珮蟬聯拱聖明

疏

率鄉曲助李兄赴省疏

李兄身有七年之病堂有九表之親田收不盈十
石而有八石之租日費不下百金而無一金之入
重以免舉當爲南宮行久矣杜門誰爲東道主顧
啜菽之養如許則行李之費可知竊惟年來連值
歲稔農有餘粟下無窮人惟士爲然可哀也已伏
望或以同里之故或推錫類之仁少輟方兄以濟

行色庶幾壽母亦有歡顏
薛步橋疏
地承薛氏故家之姓猶鐵爐徒有於舊名橋當茅
山諸水之衝非石甃莫爲於久計欲巧匠之斲山
骨必仁人之發善心出囊中之藏倘無間於上士
中士下士紀目前之實當不憚於大書特書屢書

代上嚶橋疏

地勢遠連於陽羨湖光近接於長塘是曰上嚶
爲都會橋一壞而不復過者病之事屢舉而無成

施者勸矣茲懲既往以利方來謂哀金得二千緡
庶圜石支數百載游其上者如躡足於雲梯側而
視之若身臨於洞府足爲壯觀尊重吾鄉凡我同
盟母吝喜捨

六相堂疏

去其俗之淫祀偉是邦之大夫奠于國之先師屬
吾黨之小子蓋乘其機則可定民志而因其地則
不費人謀與其使廟貌虛而過者有上雨旁風之
嗟孰若使典刑存而來者有高山景行之仰雖鄉

之耆舊比德者衆而國之承弼於義當先有如獨立不動而起敬於前賢先事獻言而簡知於明主或直而不訐或和而不同或風采振於臺端或澤潤周於嶺嶠雖相望於異世然皆上於政塗可但南徐江山發數千載之秘抑令我宋宗社垂億萬年之休尸而祝之理則然矣然而棟宇盍葺像設當嚴幸男邦之政雅欲成終而公孫之家皆欲經始宜合厥費以底于成庶州黨聚觀共侈衮衣之盛英靈如在不殊晝繡之游

靈濟廟路石疏

川谷之能爲風能爲雨衆所歸依道路之可以北可以南法當平易况靈湫相距十里而通衢可達四方春夏常鬻於波濤秋冬易沮於泥淖捐金以助儻共推鄉曲之情伐石以鋪庶允合神人之意

代廣仁庵僧注飯米疏

破屋破墻乃廣仁之舊宇老僧老行皆逆旅之貧民彼旣窮而無歸此亦過而弗顧可使孤魂有主不妨舊店重開某人已自判護身符死且弗怕某

漫塘文集卷之二十五
人不會做無麪餅去復何之好人相逢大家忍耐
况維摩居士許爲着力常平請俸可以申官便是
日生全勝且過莫道擔冰就水無可支撐但願積
土成山從今響合

漫塘文集卷之二十五

漫塘文集卷之二十六

宋籍田令改添差通判建康府太常寺丞查顯謨閣主管高觀漫塘病叟劉宰著

祭文

皇考雲茅先生成服祭文

某罪逆深重不自殞滅天篤降喪奪我皇考重念
劬勞鞠育之恩莫知紀極號天叩地擗踊煩冤茶
毒難堪靡所追及追惟皇考生平力學貫通今古
乃不能登一第居一官以行其志盛德善行無愧
古人雖享百年之壽未足以稱今乃止於七十有

三矧某承乏近邑惟迎侍是便惟甘旨是圖方整
葺園池以遲安車之來庶以遨以嬉不重去鄉之
感選徒來迓近在朝夕何圖迓者未行而報者已
至曰有寒疾日就危困某棄官亟歸醫藥百端竟
至不起嗚呼哀哉嗚呼痛哉父爲子天無父何怙
父不可見子生奚益重於大事至重未敢卽死今
也衣棺旣具衰麻就列敬陳薄奠以爲孝誠至哀
無文言不盡意魂兮如在尚其鑒此

皇考雲茅先生大葬祭文

嗚呼哀哉富人所欲而居士則以仁易富寧人皆
屬饜而已受其饑貴人所趨而居士則捨貴卽賤
雖顧盼之頃足生光輝而如弗聞知合偶而居亦
人之常而居士寧獨居於盛壯之年弗忍呱呱之
子或失其依豈居士之心固異於人而人則弗思
嗚呼哀哉子之事親貴於無違居士和以制行而
某則踽踽涼涼與世背馳居士急於濟人而某則
恬於所取使四顧旁皇而無其資居士矐念門戶
欲少振起而某則蹒跚不前其歛翼以低飛然則

不孝之罪孰大於某矣况如某之慵懦某之流離者乎嗚呼哀哉一命以上皆足行志而白衣蓋棺尺寸莫推百金之聚足以自逸而且質且貸箱篋無遺嘉花美木高臺深池足以自怡而一廛之陋風雨不支適有安車容與舒遲老者之宜而應門一童弗輟自隨竹杖芒鞋朝東夕西含飴弄孫老者之爲而惟忠惟孝品凡識卑阿可阿琦一盲一癡徒企慕他人之有孫而太息歔歛然則悠悠斯世又孰如居士之賦予數奇者嗚呼哀哉四寸之

棺周身之衣生時所製又附益之薛村之原方山之岐生時所樂兆見於龜旣崇其堂而周其圍良月幾望寒氣未勝而春和薄施外姻畢來賓從祁祁相與訓誨諸孤而左右扶持使粗由於典禮而弗蹈於非彝然則英魂不昧其亦少慰於慈懷乎某等諸孤謹奉靈輜期以來辰登舟水湄川流甚平前塗孔夷嗚呼哀哉向焉斯庭綵衣兒嬉今焉斯庭衰麻素幃向焉有行逆數歸期于今行矣而歸何時溫清孰問安否誰咨拊棺號慟淚血淋漓

鳴呼哀哉

皇考雲茅先生大祥祭文

日月不居奄及大祥夙興夜處哀慕不寧敢用少
牢之奠祇薦祥事鳴呼哀哉堂之東偏實我先考
平日燕處之地神之所安寧間生死敬葺而新之
以崇廟貌以土木之工未竟姑從舊廟祔于先祖
俟禫祭之日併先祖遷焉鳴呼吾親之亡雖已再
期而朝夕之奠猶庶幾平日菽水之養今几筵徹
矣滫瀡之薦有時而菽水之養不及矣鳴呼哀哉

嗚呼痛哉

祭伯母太孺人洪氏文

某等幼穉卽失母儀是訓是育伯母焉依長與諸
兄各奉其親歲時往來喜色忻忻彼有嘉穀此有
旨酒綵衣獻酬間言無有天禍我宗降此鞠凶吾
父之葬馬鬣新封哀號之聲兩家相聞寧復前時
笑語追奔興言及此五內崩分雖然人希七十已
八十二人有病苦已倏而逝人寡嗣續已有孫子
生也如斯可無憾已唯此孤生觸景愴懷重罹此

憂感念無涯一觴之奠寄此深哀

伯母大葬祭文

嗚呼夫人母儀之肅婦道之備凜乎持已霜空秋
霽溫乎馭下惠風和氣享年八袞弄孫再世蘭芬
屢播龍光狎被諸疾不侵一笑長逝展也夫人生
死無愧某等不天幼失所恃母慈之仰夫人而已
靈車將駕痛均爲子一觴之奠庶其鑒此

姊氏遷葬祭文

嗚呼哀哉女嫁從夫生死一致祔于皇姑亦古之

義捨舊從新議難中異鬱鬱佳城孔安且利魂兮
卽此無恐無悸某等涕泗臨穴無間初逝觴酒豆
肉致茲誠意魂兮有知無我遐棄嗚呼哀哉

祭成忠兄文

人誰無生惟兄之生生而迤邐人誰無死惟兄之
死死而可憐方在孩提慈母鍾愛少有疾痛積憂
心毒不叱不呵惟教惟誨比失慈母歲十二周侍
親爲學拾載西州歸來鄉關綽有休譽援筆成詩
時有佳句喧傳衆口謂繼其父再游場屋意氣軒

軒命也柰何五窮萃焉或寔其後或跋其前慮不
及長身墮噲伍姻親分絕鄉閭路阻寒衣饑食誰
拊誰顧得固窮閭固不暇擇二子長矣教則某責
兄其幸矣庶蓋前愆如何昏頑不悛餘子尚幼但
索梨栗仲子差強從師旅食悠悠目前有懷曷釋
嗚呼哀哉方邊事之聿興而戍役之屢遣某度勝
負之難常懼吾兄之不免故躬修轅門之謁載馳
幕府之書庶脫戎籍得安里居又慮俸廩旣絕甌
石無儲適某奉命恪之官次得以田園悉分兄弟

旣而已脫伍符已分地利意卽反於雲茅遂優游
而卒歲何意得免於兵而不免於病曾歔歔之未
歷而死期之已至乎嗚呼痛哉某宦學遠方家有
弱弟所望兄歸緩急有恃吾兄去我而死吾弟情
然於事利何爲而知就害何爲而知避乎嗚呼天
乎殞殮事之至難疫癘衆之所避事難而妻子不
知謹衆避而閭里不之視則夫喪具必有不精周
身必有不備者矣嗚呼吾兄之亡某家之主當教
而子且嫁而女子之淑慝當異厥處庶幾維持不

替厥緒官事有攝秋風旣清某當親歸祔兄先塋
一觴之奠尚鑒茲誠

葬兄祭文

具家饌致祭泣涕而言曰某等嘗爲兄卜居薛村
事弗克遂乃今卜葬惟薛村爲宜豈疇昔之言固
其兆耶先君之塋相距百步祖父祖母之塋亦僅
五里山勢蜿蜒泉流清泚惟兄安之有闕不肖勢
不能及自餘幼者須拊長者須教使門戶粗立不
墜兄末年之志某等敢不身任嫂姪咸在斯言不

欺兄其鑿之卮酒豆肉敬陳祖奠

祭司法兄恭靖先生文

嗚呼業患不精兄學之成雪案螢窗歲幾周星筆
削之嚴炳然聖經名患不聞兄早有聲五登賢書
冠于月評射策甲科直言駭聽吾祖吾父壽七十
二念昔先人皆莫之比兄之得年抑又過此繼世
象賢足強人意兄之二子金昆玉季子又生孫蘭
堦濟濟加之薄有田園可耕可桑伏臘烝嘗有苾
其香旣基旣堂貫以脩廊宜室宜家小大平康鳴

呼吾兄夫何憾焉得喪乖逢何者非天始勤終逸
人世幾何如兄生平所得已多死生離合人情所
重蓋棺事已寧不爲慟一觴之奠闔族同之救淚
陳辭兄其聽之嗚呼哀哉尚饗

恭靖兄大葬祭文

嗚呼大厦之材雪霜幾經大冶之金百鍊乃精人
生多艱孰如吾兄早歲而孤屋敝且傾家徒四壁
瓶無斗升日晏從師朝餐未營十月締絡曉風冷
冷甫冠而游入學金陵空囊羞澁隻影伶俜雪凜

殘更猶依短檠月書李攷稍稍呈能有友招徠金
案分燈榻每夜懸門常晝局學成而歸漸著月評
五登賢書再冠羣英識者謂宜拾芥紫青餘子碌
碌拔茅彙征而此遲回鬢髮星星晚承清問奏策
明廷慷慨直言朝陽鳳鳴擢居第一竟阻垂成小
試警曹值歲不登幸部使者惻怛哀矜檄參郡椽
以拊饑婢朝驅夕馳殆徧郊垆致使流離迄臻救
寧薦員溢格銓曹有程萇爾澄江持三尺平遲次
連年寂寞柴荆瓜時而往穀旦揚舲值彼淫醜忌

漫塘文集 卷之二十九
此獨醒翩然歸舟滿載月明叢祠賦祿袖手家庭
譬彼老驥瘦骨峰稜萬里長塗猶足騫騰使得一
縣薄賦輕刑拊字心勞寧媿陽城使臨一州惠養
黎蒸愁恨歎息其誰汝令使當一路激濁揚清貪
夫解印膽失魂驚使立清朝正笏影纓必扶正論
盡破淫朋命也奈何朝露先零萬不一施賫志冥
冥矧惟嫂氏懿德有稱佐兄立家井井繩繩云何
不淑死喪相仍嗚呼哀哉某幼荷提攜長獲齊名
中年得疾灰心槁形所望吾兄克振家聲而止於

斯哀何可勝楊西之原祖考連瑩卜其宅兆雅志
是承輻車將載一奠陳情諸孫衆多季子玆玆門
戶之責展也非輕某雖不肖倘假餘齡左扶右持
敢不竭誠斯言或欺兄猶有靈嗚呼哀哉伏惟尚
饗

代姪祭父成服文

嗚呼人誰不死痛哉吾父方在髫鬣遽失所怙晝
抄夜誦不間寒暑學成行修袞袞入官獨此一第
登天之難大庭對策收功歲寒白首官塗淒涼一

尉廉勤自將抑足行志薦剡紛來夷塗可企澄江
去家波平如席及瓜而往持平三尺適際彼狂爲
二千石衆醉獨醒展也不容浩然而歸坦若胷中
曰予何尤道固不同賦祿叢祠俛仰五載人哀其
窮謂此奚罪曰予何憂有真樂在不得於人天則
矜之宜備五福至於期頤胡爲天道復不可窺不
良于行日以衰悴勺飲不留留輒中痞七十者稀
僅踰三歲嗚呼哀哉人誰不死亦可痛矣大殮已
成衰麻已具某等上奉母親下率子婦捧觴稱壽

猶記平時叩地呼天知乎不知

代姪祭父母大葬文

嗚呼哀哉天地至肅之氣至必以漸故萬物遇之
雖困苦憔悴若無以生而猶足以支若某之家禍
蓋積陰沍寒冰霜風雪一朝驟至而不可支者吾
父吾母尚忍聞之某尚忍言之哉方吾父母之無
恙也某出則有怙入則有恃而左右提攜之者有
兄焉某雖知安樂之難常親年之可喜可懼亦意
仁者壽而吾親安於仁善者福而吾親篤於善天

固未遽奪之年藉年有脩短禍變之來亦不若是其亟且併也故所習者綵衣嬉戲而不知衰絰之爲戚也所事者溫清定省而不知主持門戶之爲不易也嗚呼孰謂禍變之亟且併有如是者乎以吾父吾母吾兄之賢曾不半歲而偕逝乎繼自今孤苦餘生出而所怙者誰乎入而所恃者誰乎左右提攜若手足之相衛者又誰乎嗚呼此某自罹荼毒以來所以日夜捐天椎心而泣血不知日月之不居寒燠之有變遷也楊西之原先壟焉依此

固吾父平生之志其規摹向背廣深之度又皆吾兄在日之所經營之所措畫某其忍違之其忍負之謹消此月八日與諸孫祇奉靈輿安以卽路至十有一日壬寅敬襄大事觴酒豆肉祖于家庭凡吾父吾母之德之懿有誄有銘至哀無文茲不遑叙嗚呼庭戶儼然其旨何在列吾父吾母其尚臨之乎其尚歆之乎嗚呼哀哉嗚呼痛哉某尚忍言之吾父吾母尚忍聽之乎

祭亡第二居士文

漫塘文集卷之二十一
嗚呼哀哉人無賢愚生必有死始終之間可哀惟
第汝方再期吾母傾逝疾無母憐右手以廢重以
瘡痍荏苒積歲食無甘肥衣靡鮮麗年既踰冠我
始擢第建業儀真偕汝迎侍官卑祿薄菽水僅繼
親沒家分汝能自勵維桑維葍力謹樹藝舊穀出
貸餘帛盈筐云何不淑晚失伉儷計誤續弦囊空
二婢婢去莫留弦續終棄節物變遷鬱悒歔歔成
此危疾百藥弗治痛楚呻吟以迄於斃嗚呼哀哉
脩短有數離合有義數可奈何義無私繫講之不

明兄罪曷諉汝其有知宜自悉此家產雖薄欲均
所畀女得所歸資遣未備責皆在兄汝勿屑意喪
服旣成式陳初祭汝女汝婦汝子及婿以及姻族
濟濟在位嗟予老矣而失同氣追惟平生淚血盈
皆魂兮不昧來鑒來蒞

葬亡弟祭文

嗚呼生而有死人道之常生而多艱旣死則忘汝
之末路悽其可悲汝則忘矣我悔何追兒女之托
一屬于我猶有鬼神我其敢墮兒必知學我當勉

之女將有行我當遣之我力雖薄我志未昧當加
之意過汝之在汝之素志死從先妣故葬汝婦不
遠一里吾祖吾宗後先相望脩竹茂林鬱乎蒼蒼
涓日合葬此月丁酉前期三日將起汝柩又前一
日率汝兒女與族長幼慟哭別汝有殽在列有酒
盈卮汝靈昭昭其母吐之里巷依然親姻具來汝
獨何之嗚呼哀哉

亡弟小祥祭文

嗚呼哀哉期而練是日小祥蓋孝子至此始練衣

績冠而期之喪至此釋矣夫感霜露之變君子猶
必有惻愴之心况死者日遠而生者日以卽吉可
不爲大哀乎深惟吾弟之沒拳拳於愛女弱子惟
女失怙恃乳然無依猶幸及吾弟之存已締姻茅
氏旣葬而遣之旣遣而婦姑夫婿之間相安難於
遽歸故練祭不與幼子知學日延師誨之凡吾弟
之葬女之歸與延師之費一出於兄不以煩姪輩
蓋吾第田園不多蓄積不素費廣則家無以立故
兄不敢不勉而恐吾弟之憂其家不異於生故詳

以告二姪今雖甚和居喪以來亦未見失德然血
氣方剛猶不保其往吾弟有靈尚陰相之嗚呼哀
哉

前室安人陶氏啓殯祭文

某性介僻世難其合惟君柔順左右無違某家貧
窶寔繁其須惟君惠和奉命惟謹百年偕老口與
心誓榮悴休戚彼已同之天乎痛哉志偶運奇情
長會短歲月未周於再閏而死生已判於兩途天
乎痛哉時某漫尉江寧心折骨驚魂離魄散窀穸

之事固所未暇而君以外姑之愛必欲攜喪東歸
舍義從權寄擯淺土及二年而有外姑之戚可以
葬矣而某以親年喜懼畏避弗果復使汝從殯外
姑之塋以迄于今坎而不墳屋而不樹日月之所
不照雨露之所不濡此某十年之內所以當食而
思聞樂而嘆或中夜展轉拊心而泚頰申旦而不
寐也然猶可諉者曰親在今親亡矣徹綵衣而衣
衰麻捐高堂而營宅兆天高地厚叫號不聞日往
月來寒暑遽易以君料吾謂此情爲何如昔人有

漫齋文集 卷之二十一
言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永年矣蓋某之謂大
懼歸葬之議不決於此時則同穴之志遂乖於往
日是用不量其力旣爲先人卜葬茅山之東麓薛
村之原復度地於先祖及祖妣塋前所謂沙墅山
者山勢迴合土厚水深草木暢茂雲煙蒼鬱雖俗
師所未喻而揆之地理酌以人事則所謂葬也者
藏也此地殆庶幾焉謹穴其左以爲君永歸之地
而虛其中與右庶某異時獲沒於地得合葬焉茲
辰之良肇啓殯宮扶携靈輿卽于長道秋高氣澄
天宇肅清川流甚平舟行孔安徃別而祖以及諸
先死各有歸情由義斷矧骨肉雖歸于土而魂氣
無所不之孰近而親孰遠而踈母驚母恐母悲母
戚特牲之奠用薦愚誠惟靈昭昭格于夢寐吾言
非誣尚其鑒此

繼室安人梁氏成服祭文

惟君席貴盛之勢而不驕稟高明之資而克順其
奉已至約而待人則豐其持家甚嚴而臨下則恕
是用相我二十有三年之間使養生送死上不負

於偏親厚往薄來外不失於宗族姻黨蒸嘗之薦
得以無闕衣食之奉得以有繼而又安貧喜靜使
某得以逍遙田里苟樂餘生雖古烈婦何以加諸
而一病累月竟至不起嗚呼哀哉臨訣之言睽睽
兒女三兒雖幼粗亦曉解自今教飭不廢或可成
立以遂君志女以久病動須人扶此君之所重戚
戚者而君目未瞑女行自如豈疇昔夢其能行固
兆見於今耶嗚呼哀哉棺斂之夕女隸告君治命
令用四季衣各一襲餘悉篋藏以俟諸子既娶均

以惠之使諸婦猶識先姑手澤某奉命而行其敢
不謹自餘金珠首飾雖常所服用皆不以斂君靈
不昧尚識此意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君以二十有
一日癸未棄世越翼日卽遂小斂以長子奉君治
命成婚越三日丙戌方還乃克大斂迄於今喪服
始具某始克與諸子及君之諸婢成服于柩前因
致薄祭以奠以告某痛方甚事方殷言不成文君
靈昭昭庶其念此嗚呼哀哉

繼室小祥祭文

漫塘文集卷之二十一
死生一決日月不留嗟君之亡倏焉歲周君性高
明古哲婦侔其視有生如水浮漚豈其睠然有懷
舊丘惟是男女未知戚休學業不勤梨棗是求臨
訣之言繾綣綢繆深惟此心早夜以憂幸此期月
未底悔尤女雖未慧厥疾已瘳家婦相與女工是
謀男雖不敏而性未流擇士之賢朝夕與游庶其
有覺或謹厥修練而慨然我思悠悠夜夢見之精
爽飛浮有酒伊湑苾芬庶筮靈其不昧尚鑒茲不

皇考朝奉焚黃祝文

舊歲之冬天子始郊肆赦寓內朋友間以某曩承
誤恩法應追贈爲言之朝準告贈承事郎謹涓吉
日焚黃墓下恭惟先考仁心發于天資德厚著于
鄉里早歲名在賢書謂可以仕矣而場屋淹迴竟
不克遂中年子登仕籍謂可以封矣而其子不肖
動與時乖竟亦不果今墓木之拱久矣乃僅有此
斯其爲榮也祇其爲哀也雖然以某之不肖使微
吾考平生種德積善惟日孜孜雖日掃舍人門投
光範書必不及此然則茲其爲哀也抑所以爲榮

也歟觴酒豆肉潔蠲致告

前室安人陶氏焚黃祝文

舊歲之冬天子始郊肆赦宇內以其嘗叨誤恩綴名朝籍君其元配誥贈孺人是用潔蠲焚黃墓下惟君淑慧之姿柔嘉之德生于大家長于幽閨父母鍾愛未嘗知道路之艱離別之苦米鹽之瑣細從某學宦始悉更嘗重以孤寒崛起介紹不先物望未孚人情多沮尉職猥煩尉解卑陋迎侍未幾卽有季第之戚闔室悲慟以爲君憂曾不半載奄

然長逝猶期寸進可追榮於地下而才疎性拙動與時乖暮景駸尋乃僅有此而君墓木之拱久矣嗚呼哀哉嗚呼哀哉

繼室安人梁氏焚黃祝文

起語
同前

君其伉儷誥贈孺人是用潔蠲焚黃墓下惟

君生文昌八座之家熟諳此典有鵲巢夫人之德宜享國封以其蹭蹬誤君平生使不霑一命以沒每一念及盡然傷心暮景駸尋乃僅有此而君墓木之拱久矣嗚呼哀哉嗚呼哀哉

祭外第文

惟汝直諒之資誠慤之性推于親黨信于州閭不幸家貧早歲外繼暨余出任請命親庭亟取之歸揆之人情宜所甚願而汝更遲迴謂方其初我以貧而棄遺彼以絕而求繼已棄而復取之不原其初不仁已繼而復絕之不顧其後不義不仁不義吾何可安雖然首丘之狐不背本也啣環之雀不忘恩也吾其敢主一而廢一於是竭其力於此以供人子之職仍其姓於彼以致二老之養供其職

於此而不忝所生致其養於彼而不孤所養事雖不聞於往古而使古君子處此其應變從權委曲兩盡亦何以愈此謂其俯仰無愧固應壽介期頤何其一朝遽隔千古嗚呼哀哉嗚呼痛哉雖然人患無居而汝已有宅一區人患無田而汝已有田二頃人患無子而汝有四丈夫子則亦既足矣夫復何憾惟是宅成而慮患未周子衆而更事猶淺田園雖具而戶門細故猶未有任責者則汝亦何能無介然故疾雖已亟而心猶幸生氣雖已微而

神猶不亂嗚呼哀哉嗚呼痛哉吾少多難母喪弟病而兄不顧家吾父爲貧所驅在家日少吾與病弟得不死於髻齒則惟汝母是賴爾同生兄亦吾季第勤苦務學謂當有成以報爾母甫冠而死吾豈忘之已許以爾第四子爲爾兄後凡吾所有異時此子與吾子同之猶有鬼神其敢違情凡爾家事吾當自力惟是吾年已高吾視聽已衰齒已搖髮已禿自計在世曾幾何時方將委家事於汝以休吾心而汝反委家事於吾是吾身倘幸而存吾

心殊未有寧一之日嗚呼哀哉嗚呼痛哉棺木一如治命不復更易其他寒暑之服畧具不止可歛手足形而已惟是東園之地穴下僻窄非神所安汝言雖在耳不敢苟徇尚別圖之今旣大歛謹率汝家人成服以告呱呱之子向也斑衣今也衰絰汝猶有知尚忍見之嗚呼哀哉嗚呼痛哉

外第大祥祭文

嗚呼惟我兄第五人庶出者二汝寔居幼方汝之生吾母之死已久吾父假館金陵書報得男吾父

漫塘文集卷之二十一
且喜且憂吾今四子猶不免於饑寒又益一焉其
何以爲計盍及其未有知也求者予之會有以陳
氏告者汝之所生幸其家之近而雞犬之相聞也
幸其累之輕而衣食之可營也不至於使乳下子
啼饑而號寒也故乞與不靳旣與而吾父聞之亦
曰幸甚後此十有五年吾始擢第大常未幾而汝
所生物故又三年吾尉江寧而汝同胞兄又物故
吾念汝所生拊育之恩汝兄情義之篤而吾與汝
天倫終不可泯遂白吾父取汝以歸以陳氏父母

老無他營不能一日捨汝而生也使仍家陳氏而
往來兩間比陳氏父沒汝旣盡爲人後之道始使
汝將母而歸與吾同門而異戶後有十餘年而汝
母始沒生事死葬展也無憾自汝之歸凡吾所以
事親所以營家無一不與汝謀汝之爲人誠實而
不敢欺正直而不阿忠厚而不刻故一家之中上
下愛敬內外信服吾方遲汝新居之成兩家之子
弟皆壯有立吾與汝盡置家務幅巾藜杖逍遙田
里以樂餘年嗚呼孰謂汝居未成而身已死乎子

漫塘文集卷之二十六
甫壯而服已終乎嗚呼哀哉夫三年之喪既畢則
死事已矣惟當爲生者計吾昔雖取汝以歸而汝
尚仍陳姓沉思有夫不可者凡今民庶之家皆不
免科役惟嘗仕者則否吾幸藉先世之澤忝爲命
士吾父亦以卹典列於八品凡我同世之人其子
若孫皆可藉廕自別於民庶而姓不復復深恐諸
子或未能自取科級以立門戶則了無藉廕之親
可不爲大哀乎故吾及汝凡筵未徹告之家廟白
之宗黨使汝一門盡還劉姓惟留汝長子爲陳氏
嗣或慮嗣陳氏者疑於無父則在昔論繼絕者謂
無子可以立孫若爾則汝子之爲陳氏孫不亦宜
乎若夫家之田宅皆所自營不相侵紊家之長幼
皆有定序不勞強摠則又甚易知甚易行汝靈不
昧尚敬聽之嗚呼哀哉

外弟諸子歸宗告家廟文

吾先考以家之貧早以季弟庾出繼陳氏後以長
兄出外長弟殘疾第二弟達明實庾同胞兄又以
疾逝復命庾以歸爲之娶婦爲之立家亦既有子

子又生孫矣不幸亡沒今已祥祭某慮宗姓不復後有科役非異姓親所能庇謹及祥祭之日白之宗黨俾其一家盡還劉姓惟畱已娶之子爲陳氏孫世奉其祀惟吾祖宗尙寵嘉之敢告

祭弟婦聶氏文

嗚呼哀哉人之家凡醢醢之陳鼎俎之實餽餌果蔬之供以祀以蒸者皆有故實以相傳授予兄旣喪予於繼禰爲長不幸再娶前者天繼者後家之故實前無所傳後無所授猶幸來者可以剽聞故

家之遺風則惟吾弟婦是賴蓋以其來也猶及事我亡姊與亡姊所生今亦已矣一奠之哀豈直悲吾弟之失賢內也哉

代弟祭妻文

維君孝敬以事吾親以祀我祖宗勤儉以飭其身以殖吾家凡吾所以寒衣饑食不愆其度而靳靳自給不至於空乏者皆君之力也嗚呼君遂去我而死乎死人所不免而君之死何其遽哉疇昔之夜弔死問生誠意悵悵無幾微見於顏面歸而嘔

漫塘文集卷之二十一
繼而熱謂是衝風感寒之常而平旦以死告自常
人聞之猶驚怛失聲况吾與君夫婦之情也哉况
夫婦相依以生如吾與君也哉嗚呼哀哉人之將
死藉與生者不厚別懷恨恨猶不忍訣而君之死
竟不吐一語人之於死者藉不厚猶醫卜金用以
幸其生而君得疾之夜吾視以爲常僅一謁醫已
不及事嗚呼君死則已而我終天之痛何時而已
乎謹以君死之五日率君兒女與君諸婢衰麻祭
告以安君之靈魂而有知歆茲忱意

代第冬節祭妻文

夫婦之情人所甚重死生一別恍然如夢去歲書
雲齊眉歡哄今也長至號泣擗踊蘋藻祭祀采擷
誰共賓朋往來燕享誰奉嗟君之亡家事倥傯失
此內助害其隨踵追惟平昔豈不悼痛節物變遷
尤增感慟魂兮何在聊陳菲供寫我哀思寓之一

慟

日卦祭姪仲益監元文

嗚呼世俗之患質而不文汝文藹藹春空之雲士

子之患質以文勝汝質之美金寒玉瑩孔門論孝
曰惟色難汝之事親愉色懼顏兄弟所貴怡然相
與汝於二季毫髮無忤內撫妻子以及奴隸以意
相孚不叱不詈外篤親黨以及友朋坦坦中局無
懷大庭藝成不售人所厭棄汝日孜孜曰予未至
道公無私世所共由汝曰未知孜孜以求予嘉汝
益爲山進簣予期汝成東序之器嗚呼吾姪而止
於斯去汝慈親棄汝孤婺予懷弗勝汝寧不悲雖
然善惡由人脩短天授達人悟此等視日晝疇昔

之夜月籠堤柳汝攜兄弟從吾左右曰予有疑盡
心篇首予誦所聞以及天壽汝心豁然露立忘久
汝尚識之奚悲之有卮酒之奠申予此意汝逝不
留予懷曷旣

祭姪婦陳氏文

女之在家有父母可依旣嫁有夫可仰有姑可藉
此所謂得其正得其全而無可憾者嗚呼孰知如
汝之得其正得其全而猶有遺憾者耶予於汝夫
有叔姪之分汝之病也吾不知所以療之汝之歸

漫塘文集卷之二十六
也吾不知所以餞之若予者亦汝之所當憾於他
乎何居

其五辭其全而無其辭
其六辭其全而無其辭
其七辭其全而無其辭
其八辭其全而無其辭
其九辭其全而無其辭
其十辭其全而無其辭
其十一辭其全而無其辭
其十二辭其全而無其辭
其十三辭其全而無其辭
其十四辭其全而無其辭
其十五辭其全而無其辭
其十六辭其全而無其辭
其十七辭其全而無其辭
其十八辭其全而無其辭
其十九辭其全而無其辭
其二十辭其全而無其辭
其二十一辭其全而無其辭
其二十二辭其全而無其辭
其二十三辭其全而無其辭
其二十四辭其全而無其辭
其二十五辭其全而無其辭
其二十六辭其全而無其辭
其二十七辭其全而無其辭
其二十八辭其全而無其辭
其二十九辭其全而無其辭
其三十辭其全而無其辭

漫塘文集卷之二十七

宋籍畝改添蓋通判建康府太常寺丞直顯謨書管焉觀漫塘病復劉等著

祭文

祭黃尚書文度

嗚呼哀哉鄧林之木聳壑于雲孰棟孰梁厥惟梓
人江漢東流百川胥會何以受之厥惟滄海公學
之粹六經自出公行之備鬼神可質憲臺諫省去
來接踵首摧大姦惟公之勇飯蔬飲水誰其可久
勇退十年惟公之守江淮拯饑政弛因循百萬號

乎生爲死鄰誰其生之曰公之仁淮右汰兵衆疑
且驚賣劍買牛鼓舞歸耕誰其歸之曰公之明凡
公所立焜燿一世某之論公則異於是人材實難
知才未易心不在焉失之交臂公心悵悵一念弗
置剛柔異宜清濁殊流或執其偏忽散忽收寔能
容之公心休休推公此心翕受敷施跨周軼商躋
世雍熙推公此心涵養成就計功社稷數世之後
云何不淑而降疾殆虛此會逢明良千載嗚呼哀
哉某揆迹雖踈受知實重江湖歲月自老賓送素
車千乘莫陪後從一觴之奠寫此哀痛夫豈其私
爲天下慟嗚呼哀哉

祭李郎中文道傳

嗚呼故歲之冬君將過余粘紙窻隙掃葉庭除遲
君之來艤棹寒浦亦旣見止笑語怡愉酌酒瓦盆
烘寒地爐君失其貴我忘其愚從君西山飛雪先
驅千崖圭壁萬壑笙竽恍疑三峯鈞天帝居杲日
朝升分袂首塗余雖重別猶懷後圖君握余手泣
涕沾裾後會之難豈前知歟自君西歸僅一交書

聞從賓友覽勝匡廬緬懷清致悵羽不鳧云何不
淑一病弗蘇君貌雖臞而氣則腴一麾出守心恬
意舒志隘長沙論鄙三閭云何不淑嗚呼天乎旅
櫬當還客路多虞寂寥歸裝曷供百須我窮莫救
恨渺江湖抆淚修辭往奠生芻寒窻漏日老葉飛
枯柴門歲晚風景不殊昔迎君來被服襜如今吊
君喪丹旌天隅吾道非耶嗚呼天乎

祭曹侍郎文叔遠

惟公灑落之姿恢洪之量風流晉賢寬大漢相朋

來四方好惡積臆公居其間一笑冰釋嗟我與公
賜第同時我椽儀真公亦鸞棲有善必告有過必
規道合情親罔間毫釐蜀道萬里君門九重公官
其間我病里中有來必書靡書不躬眷眷交情有
古人風公薨于朝我情不知公喪歸矣我吊無期
一觴之奠寄此忱意公其鑒之我淚如洗

祭周叔子馬帥文

公早以倫魁受知 聖皇金印玉節煒煒煌煌而
某碌碌愧死顏行公以一身屏蔽淮土赫赫膚功

書在盟府而某謫才無一足數公衣錦衣晝耀鄉
邦月榭風亭日到義皇而某臥痾輾轉蓬窻事之
不同有如此者况復相望不啻十舍人亦有言同
氣相求辱先以書懇款綢繆最後手筆諄諄語別
諉曰善謹竟成永訣隻雞卮酒往奠棺前沈寥嗣
音老淚潸然

祭同年朱景淵通判文

嗚呼景淵太夫人九十在堂須左右扶持君去胡
之乎數椽僅立二頃未就而婚嫁未畢君去胡爲

乎廉勤之操篤實之姿宦三十年不激不隨從容
有常襟度無私所居稱治歸輒見思君去何施乎
某與景淵舉進士爲同年名相比爲同甲初筮仕
爲同官首尾三載爲同職去來不相遠爲同時先
公長先君一歲同就養金陵二父之游相得而某
與景淵惟悅親之爲則又志同而行不違景淵長
某三歲視我如弟某事景淵如兄至於有善相勉
有過相規則又有兄弟所不及知者再調以來出
處不齊僕倦遊而還十有四年于茲雖書疏不數

通而賦子美春樹暮雲之句詠淵明停雲時雨之
詩未嘗一日不相思也今年春詩叙金陵舊僚在
者惟四人而四人之中君又往矣嗚呼使某木石
也則可而某猶人也寧不悽然以悲乎雖然死生
命爾理何可推所貴肯堂繼厥父基如聞諸郎令
德令儀世祿已傳世科可期必能承志上奉重闈
則景淵雖沒亦何憾於斯一觴之奠寄此忱辭嗚
呼景淵尚或聽之

祭同年趙安伯通判文

嗚呼哀哉紹熙庚戌光廟龍飛臨軒策士實用全
儀開麗正門以延其至殿陛臚傳自首迄尾維茲
正科人幾半千某與安伯實惟少年又生同庚而
居同邑鴈塔題名復同科級邯鄲一夢四十三春
當時輩流存者幾人某甫中年以疾自棄所望安
伯榮華壽祉云胡不淑遂止於此矧惟安伯才足
濟時外邑內帑于今去思云胡不淑遂止於斯凡
所居官端有可紀尚求其實以詔來裔臨穴之義
我其可後疾病侵陵弗皇奔走生芻之奠聊寄此

情舉觴一笑尚想生平嗚呼哀哉

惟公縣最有聲朝望已孚國帑攸司禁路權輿含
香握蘭行奉除書擬究外庸出駕緹車郡國不空
歌騰海隅上印來歸高風凜如猶期歲晚入覲皇
居云胡不淑一病弗蘇抑人之生有子是娛公之
諸子已登宦塗惟公此心夫何憾乎某生同甲子
居接鄉閭賜第彤庭科甲不殊四十三年交情靡
渝一觴之奠致此勤渠死生離合千古一吁

祭同年李敬子弘齋司直文

嗚呼哀哉孔門三千達者惟十師也猶過商也不
及顏氏之子庶幾其可夫子猶曰回非助我君方
盛年名亞禮闈曰吾未學千里求師旣登師門早
暮服膺切問近思反身存誠氣大且剛而以直養
先生曰嘻予規汝摹善小必稱過微必糾先生曰
嘻抑我畏友治任而還山顛水涯冠者少者浴沂
詠歸豈忘君恩豈忘民瘼命也奈何聊以娛樂二
頃有田七秩得年人生若此夫何憾焉師門寂寥

千載誰嗣敢謂無人後生可畏風雨對床猶焉三
紀再會無從有淚如洗嗚呼哀哉

祭王吉州夫人蔡氏文

恭惟夫人行高德備持已之嚴淵臨水履宅心之
靜鑑明水止親親尊尊孝敬天至順以事夫欽承
厥志諄諄教子由學而仕希聖慕賢蹈仁履義化
行于家不怒而畏熏然其和粲然有禮內族外姻
恤孤閔瘁死者復生生者不愧五命恩榮七帙壽
祉人世若斯可無憾矣某等嘗獲升堂捧觴拜跪

正想潘輿春風桃李忽悵蓬瀛路遙弱水敬奠生
芻通家是恃竟今不昧庶其歆此

祭趙守范母齊國夫人胡氏文

恭惟端明扶顛整亂實維夫人內贊成筭于今赫
赫廟食襄漢晚從令子持節江東百萬饑羸待哺
喁喁于今八郡和氣春風易鎮吳邦財殫粟匱盡
傾私藏以佐公費奉而行之夫人之志宅生千里
正仰母慈駕鶴驂鸞忽去何之一觴之奠紆哀謝
賜夫人昭昭諒歆茲意

祭梁節卿知縣文

嗚呼哀哉仕莫難於更選謂墮選坑而公辛勤積年亦既班改作邑人所難謂負邑債而公拊摩彫瘵亦既三載夷塗在前通行無礙云胡不淑而降疾殆跡其平生勇於爲人而已不自謀義之爲重而財非所會蓋操尚之卓然宜禔福之未艾而止於斯疇不興慨某早托姻聯屢承規海雖死生之永隔想音容而如在年衰旣憚於奔馳地遠莫親於祖載泣淚修辭敬陳一酌庶或享之公靈不昧

祭主吉仲主簿文

文士苦心瑟縮寒窻子不停思笑語徜徉入筆波濤五湖三江士志於得場屋透遲子試輒效如取如攜瓦礫紛披璀璨珠璣平居大言或疎於用子才小試塗歌里誦枳棘叢中而見鸞鳳負才自喜或隘其中子量之寬有來必容一氣回春淡蕩和融宜介而壽宜昌其後男猶在娠身年方茂天乎弗吊一疾莫救胡厚厥予而短其期胡富其蘊而狹其施悠悠蒼天知者其誰某等里社攸同朋從

自昔蕭寺從容俯仰陳蹟卮酒豆肉物薄情深英
靈不昧遲子來臨

祭陶章之判院文

嗚呼德無常師三人必有何以輔仁同志曰友非
師非友何以成身曰聖曰賢必求其人古學不傳
士習日鄙已不師人人必師已高自許予卒以愚
死堂堂章之實異於是早於其鄉得友曰姜相觀
而善其益無方從遊於吾得友曰周如切如磋意
氣綢繆維師維友繫人取舍維姜維周兼此二者

從官東淮值宋夫子南軒高第廣平遺裔以道相
與以義相磨如晞朝陽如濯清波言歸于家動有
成則如川之增日進厥德天道難明爲善不右官
不登朝年僅下壽我述公行師友是先以見章之
學古聖賢二事之報觀者惑焉死者有知寧不介
然敬因窀穸一觴遠寄申而言之以暢厥音至於
事有牽制出門復止送車麟麟我獨留此慟哭西
風涕淚如洗英靈不昧諒歆此意

祭潘致政文

漢城文集卷之二十七
惟公制行之方持論之介在囂而寂處約而泰豈
惟安此性之淡泊抑以成其子之遠大嗚呼孰謂
廣文曾未抵於宮舍而千鍾之養季路已嗟其不
逮耶雖然子踐世科身登上壽人生若此遺憾何
有老成云亡無復典刑一奠豈易傷哉此情

小登代諸士友祭潘致政文

長安以

河水東流灌注百川有倬崑崙實發之源鄧林之
產可用棟國老木先彫澗壑瘁色昔歲賢嗣典我
鄉校後生初學咸受指教大知勵行細悟緝文匪

私淑之家庭之聞典刑凜然眉壽未艾恩榮再錫
豐養弗待相彼純孝罔極之思凡我及門云胡不
悲金瀨湯湯可以航葦匍匐未遑雞絮共致推迹
師承必本其先凡我同門永矢弗諼

同衆寄居祭侯節推文

同衆寄居祭侯節推文

君生名閎蔚有典刑介然自守退若不勝由掾而
令屢駕宦轍雖更媚嫉莫揜其潔睠彼廣陵翼翼
青岫有組在懷未展厥猷聿來卜居于茲邑里旣
得良朋云胡不喜風度閑閑笑語温温惟是德隅

隱然自存間出詩篇非苟作者於其遊戲允矣靜
雅交情之耐逾久而真相期白首觀善親仁山裂
黃流斯人斯疾命實為之藥石靡及子方在幼家
事孰尸君之瞑矣其心孔悲達觀超然胡足芥蒂
感念過從維以永慨尊酒在前恍若平生呼君不
來有淚如傾

悲金祭梁子重主簿文 四國未變 漢家共 烟 琳 亞

嗚呼哀哉富貴人所欲患無其基子世上卿冠佩
我巍早歲承恩綠綬斑衣銓闈一鼓奏凱過歸華

堂淨深翼瓦雲齊田穀千箱園花四圍廬山後前
再邇瓜期逸駕駸駸孰金子馳云胡不淑而止於
斯壽亦所欲患無其資子性高明紛華弗迷彼事
燕游酒肉淋漓或事婦人喔咿嚅唳否亦玩物厭
常喜奇市馬駿骨買方不龜子獨澹然千頃澄波
黃髮兒齒非子而誰云胡不淑而遽臻茲嗚呼哀
哉父在觀志沒觀所為三年無改亦既過之膠柱
調瑟更張則宜拳拳子心厥有成規戶庭必肅契
要必稽有出無濫有入無欺戰戰兢兢臨深履危

以保厥家俾成無虧云胡不淑弗究厥施嗚呼哀
哉林林而生孰無母慈母懷自昔曰季焉依結髮
爲婦比翼連枝所期百年舉案齊眉幼子在娘長
方兒嬉哀哀婦姑忍是之思某以肺腑識面孩提
十載相從誠意畢推書墨未乾訃音在攜月照屋
梁尚想容儀臥病江濱寄情一卮緘辭長慟知乎
不知

祭吳門黃子弘文

惟兄姿稟之粹閑止適嗣問學之正武夷高第惠

然過我十年于此最後扁舟同載湯李李謫仙人
湯亦奇士剝琢叩門里巷驚喜莫逆於心一笑相
視茅君舊隱峯巒峻峙駕言同遊藍輿迤邐萬壑
怒號千崖獻瑞玉宇瓊樓瑰奇怪詭如駕馳輪超
出塵世風捲夜寒天開曉霽幽懷未極歸念紛起
離腸草草別淚灑灑湯年七十李家萬里後會難
期理或然耳何意未久湯李俱逝君年猶壯今亦
已矣况如某者年又過子疾病侵陵餘生有幾巍
巍高山湯湯流水知音不存絃絕誰繼一觴之奠

寄茲忱意魂兮有知庶其蒞止嗚呼哀哉

祭洪貢士文

惟君和順中積孝友天至德成于家如玉之粹養性以靜制行之獨幽谷蘭芳韻勝無俗惟利惟名舉世營營君心澹然沏寥太清四上賢書累逢大典塲屋舊游十九軒冕從渠我嗤吾寧彼羨闢我田萊葺我墻屋我志未遑惟弟之屬曰無過求僅取給足名身之殃利怨之聚世方多虞君實長慮既全其生復全其死改服示儉意蓋出此命豈由

亂禮非用夷人亦有言智者過之遠日已卜親友胥會割牲醢酒修辭以酌以明君心以釋世疑君靈昭昭尙笑領之

祭湯元瑞貢元文

惟君幼孤學以成已如澗底松鬱然特起文詞爛思致深長如有源水浩浩湯湯以昌其詩短章大篇筆走龍蛇紙落雲烟霜降水涸方見涯渚云何不淑一朝千古西山嵯峨南蕩渺瀰淒其風月誰其領之洮湖之北烟霏之東寂寥詩盟誰主誰

宗鴈足來書錦囊新製老我不聞誰祛其蔽歛葬
之禮惟厚之從君有石友母憂其終女病已瘳男
質良嘉君其行矣母憂於家我以弟故來吊獨後
君靈昭昭母我有咎卮酒之奠以寫余哀吾道非
耶嗚呼哀哉

祭王節夫文

人希七十君過其五歲晚安居有子有婦且有孩
提以相媚嫵一室迴環果蔬桑苧雖食無餘然亦
不窶一疾彌留苦無痛楚撒手而行無憾仰俯某

不小人歸繫君之助拊棺一奠有淚如雨

祭衛晦仲文

嗚呼晦仲伊洛之學源遠莫尋意嚮如君空谷足
音良工得之美玉精金惜哉諸老如日西沉坂原
之時天扞之急雞羣之鶴耻啄餘粒君仁之剛重
以介直宜哉所嚮落落難入窮達有分君所自知
適去適來抑又何悲家人嗃嗃始悔終吉三鳳齊
飛會集有日素車以送朋友則然時祭攸拘奔走
不前生芻之奠緘辭以告猶期一哀及未宿草鳴

呼哀哉

祭王親丈文

惟靈爲養逐什一之利而於人無毫髮之欺退食於家兄弟怡怡屬太浸之連年而有秋之失期恐啜菽之不歡致負薪之有疾一朝長往萬事永畢哀哀二母惇惇孀妻有子未立云何不悲某幸託姻聯莫陪祖送寄情斯文用伸一慟嗚呼哀哉

祭呂翁伯誠文

惟翁勤以成家儉以律已出言謹審遇事敬畏知

難則止見惡則避田僅百畝宅惟中制清心寡欲優游卒歲厥初得疾本不足異預處身後纖悉畢備發篋以授若孫若子以及內外親戚貧悴廼戒二子惟孝惟義勿使外人間汝兄弟勿使公庭決我家事二子曰諾手書以記而今而後自相友悌豈敢忿爭以較微利翁曰爾曹信能若此吾願畢矣含笑入地言歸正寢從容而逝生死了然如翁有幾余與翁家綢繆三世丘壠鬱然繫翁之庇翁之治命與聞一二當與賢嗣奉承罔墜一觴之奠

寄茲忱意追惟老成涕淚如洗

祭茅山石道人文

惟翁志在濟物弗私其身醫非師授誠感於神扶
曳而來疾痛頰呻飲之食之砭劑必親遠或踰年
迄或浹旬旣安且寧天涯海濱飯蔬衣麤匪其匪
珍良田接畛華屋連雲於我乎館匪舊匪姻從物
外遊四方之賓翁嘗屬我爲記歲辰衰病因仍翁
不我嗔掛劍於墓於傳有云會當爲文以勒堅珉
歲序方新萬物爲春翁乎何往天胡不仁聞翁之

喪疇不酸辛余豈忘情如太古民知翁此心月皎
秋旻其去何之太初爲鄰遙奠一觴寫此情真

祭先考墳破土祝文

某奉先人治命謀葬斯地下云其吉求則得之天
與人符亡與存契茲辰之良肇興工役載芟載薙
以藉以治或夷其高或益其卑坤厚載物神實司
之大懼震動於爾有神神降之罰俾亡者不寧其
居存者不究其蘊是用忘其狂僭薦誠牲酒惟神
哀其愚歆其誠而幸赦之某不勝惓惓

甲申粥局謝嶽祠祝文

某惟我先考雲茅居士憂人之憂有志弗遂死葬方山之麓其旁有田二頃歲大稔可得穀百斛積數歲不售適故歲水災春半艱食乃卽廟之脩廊廣宇爲糜以與饑者共一朝飽蓋先考之意有屬某奉而行之旣所儲將罄又賴鄉曲好事行義之君子趙若珪等捐金穀以繼比大麥可屑小麥可燎乃已夫羸老癯疾婦人孺子所萃其聲孔譁其氣甚惡非神道所宜宜降大戾而歷日五十有六

役工數十服食薪水之供夜以繼日而無湯火疾厄之虞聚食之人日以萬數而無紛爭蹂踐傷殘之患與朝暮之雨至辰巳而晴民免於泥濕皆非人力所及以是知闔廟之神不惟不加之罪而又默相之某用敢於訖事之二三日率二三治事之人具牲酒致祭于祠下惟神尊高豈屑鑒此抑人事不敢不自力云爾

戊子粥局謝嶽祠祝文

舊歲夏秋積澇吾邑幸半熟已而旁郡澇甚糴價

翔湧丐貸無所民不聊生某擬奉先考雲茅居士
遺志輟糊口之羸爲糜以食之而神廟民居皆隘
不足集事仰惟大神之德與天地同而祠宇之在
吾邑者廣深足以容衆乃用甲申故事列金鬲於
後而坐來者於前別其老幼男女更進迭食始二
月丁卯期以旣月止旣月而民未食麥邑之大夫
士朝奉郎新知建康府溧水縣事王遂國子監進
士趙崇岷鄉貢進士王虎文等復合衆力以續又
郡太守馮侯特捐百斛以助迄四月丙午乃止惟
是神道貴幽而喧祠宇貴潔而穢來者貴敬而容
不肅又某方事之初怠不預告宜神憑怒因降大
戾而自始迄終凡奔走執事之人與凡薪水之用
無毫髮之微有爽于常者是神哀民之濱於死而
畧其他不惟不加之罪又克相之某之罪尤其敢
不德謹以訖事之次日割牲醜酒祇薦祠下以昭
神之靈享神之大賜

鄉曲禱社祈雨文

夫設壇壝謹時日以祀明神雖國家定制而年來

漫塘文集 卷之二十七
有司具文行事壇壝徒存誠意不在水旱之災鮮不由此厥今農時已過水涸秧枯雖府縣有禱隨卽感通而竟未霑足少稽信宿則歲事去矣民何以生某等寓居此邑實不遑寧是用相率拱告于壇下惟神聰明正直依人而行尚賜哀矜卽沛其澤某等無任迫切俟命之至

謝雨文

某等昨以此邑久旱秧種失時宅生其間利害切已不獲已籲哀壇下辱神之休賜以甘澤曾未信

宿缺滄通流某等用是相率再謁壇下割牲醴酒以答神休惟是此邑田之高下相懸旬朝不雨卽旱而雨澤稍過亦以澇聞惟神劑量元氣闔闢陰陽尙卒相之使適其平某等且謝且祈以喜以懼
瘞道旁遺骸祝文

骨肉歸土賢愚則均狗馬蓋惟而况於人汝獨何爲不掩其身隕首路隅髑髏荆榛彼嚙者何有犬狺狺彼啄者何有烏唆唆時耶命耶天乎不仁坎地以葬非人弗因體乖其全魂反其真孰全孰虧

